

康有為著

新學偽經考

錢玄同題



~~168532~~

#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著



北平

文化學社印行

1931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9969B

# 新學僞經考卷七

## 漢儒憤攻僞經考第七

僞經焜焜，爍爍施行，凡二千年，積非成是，戴而奉之；胡帝胡天，或疑或難，甲冑扞禦，不可干焉。請按厥朔，歆僞突出，諸儒譁然，博士不對；龔勝自免，師丹怒旃，尙有嶽嶽，上書請誅，健者公孫，升碩育休，建武之後，桓靈之前，衆儒咸訕；雖滅其名，萬百億千，古學旣興，掃之除之，厥迹莫湮，綿載二百，帝者雖祖，學官不宣。昔易有涼，春秋穀梁，儒士無言，僞經若信，匪仇匪怨，胡乃訾訾，鑄鼎然犀，漢儒發難，視我茲篇！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漢書劉歆傳。

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

漢書劉歆傳。

按：上云魯共王得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又云：春秋左氏，邱明所修；又云：孝成皇帝，得此三事；則此之三學，卽謂逸書逸禮左氏春秋也。書二十八篇，禮十七篇，皆爲完本，當時博士必皆以爲備，故歆並言抑之。尙書下，當缺一「禮」字也。是時，盈廷洵洵，說皆如此，非歆口自吐其實，則兩造不備，而國師公之存案，將以誣辭掩盡天下目矣。

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

爲衆儒所訛，懼誅求出補吏。

漢書劉歆傳。

宣帝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大儒博士，咸無間言，獨至歆書，攻者雲起；龔勝乞罷，師丹大怒，執政見忤，衆儒競訛，乃至懼誅求出補吏，人情可見。盡誣以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其誰能信之？言衆儒盡訛，可知當時舉朝譁然，無一從者。漢朝自公卿、博士、弟子、儒生，凡數千，無不憤絕，如明議大禮者之欲伏道手擊張桂矣；不然，何至懼誅而求出哉？或疑歆若僞經，時人何不攻之，讀此應難置喙。

歆自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

，責讓大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

漢書儒  
林傳

光爲孔子十四世孫，而安國兄子之孫；若古文爲孔子所作，安國所傳，安有求助不肯之事？詳見漢書儒林傳辨僞。

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擒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義和魯匡，設六筮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

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漢書王莽傳。

歆作僞經，移孔子爲周公，又移秦漢爲周制，微文瑣義，無一條不與孔子真經爲難，而又陰布其書於其黨，借莽力徵求天下學者讀之，與向來先師之說相忤，無一可通者，學者蓋無不疑之人，人皆積怨憤於心矣。歆又以其新說作周禮，莽用以變易漢制，天下苦其騷擾，莫不歸咎於國師之策，殆無不欲剗刃於歆腹中；公孫祿乃能因人民之愁怨王莽之震動，而請借朱雲之劍以誅之，故云以慰天下；若非深見其僞經之亂聖變法之失民，則公孫祿豈能與莽言此？不然，莽問平賊方畧，歆爲定三雍立法制之儒臣，何至與使民棄土業之孫陽、設六筦以窮工商之魯匡、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之崔發同請誅哉？蓋視之與張

角之妖書等矣；如謂公孫祿黨同門、妒道真，則後世鄭王之辨

，朱陸之爭，羅整菴王陽明之攻，何嘗有挺刃言哉！

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

升起對曰：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

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

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

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



，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宮，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

。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後漢書范升傳。

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已足以勝之矣。乃又云：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恐陛下厭倦云云；則其辭不順：夫使可立，雖有數家，猶兼存之，既不可立，無高氏騶夾，猶宜已也。此等說出，於是劉歆之徒，乃得以黨同妒真藉口，而人主亦漸疑之矣。夫公穀盛衰，尙因辯訥，乃以守約爲辭，安得不爲僞古學者所排哉？蓋不得歆作僞之根原，故并遷怒史記，亦其短也。然云無本

師而多反異，前世有疑於此，則當時實情矣。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後漢書陳元傳。

諸儒謹譁，公卿以下數廷爭之，與西漢移文博士一案正同；學者合爭經二大案觀之，則當時僞經突出，衆情洶憤，雖以帝者之力，卒格衆議而不行，獄情自可明矣。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

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四十一事。後漢書儒林傳。

歆僞左氏，在於僞書法；自范升、李育、何休，皆難僞左傳，而不知歆僞書法；此則百辨而無一日明矣。要以前漢博士不傳春秋一語，爲最中癥結。升云反異前世，已稍失之；育云不得聖人深意，乃與之較短長；休之膏盲癡疾，則直儕之與穀梁同列，其戰而北，不亦宜乎？然尙可見左傳雖行，猶有攻者。

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癡疾。後漢書儒林傳。

何休爲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僞書法之根，故卒爲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爲戰國陰謀之書，可見今古學之不並立矣。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而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段注曰：此謂世人不信古文，非毀之謂；好奇者，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諛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說文解字序。

許慎爲劉歆干城，故於今學家言，著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適足以得攻僞之證。如此序稱鼎彝銘即前代之古文，而世人嘗爲好奇；此許慎之供辭，即劉歆之親供也。考秦始侈心，實開求鼎之風，漢武踵之，求神仙，喜祥瑞，於是諸鼎間出；或有

一二三代遺器，然僞造獻媚蠱惑上意，若丹沙之黃金、空中之神語者，殆不少。道家符籙，異篆多至百數，元虞集號稱博雅，識其七十餘種，而「垂露」「薤葉」等體，亦夢英創爲之；方士每工作僞，此鍾鼎之所由出，奇字之所以生也。劉歆欲奪孔子之經，因得間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子，校書之任，多見古物，挾其奧博，搜采奇字異製，加以附會，僞爲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瘞山谷，而欺給後世，流布四出，以爲徵應。歆散布僞經小學於其徒，復假帝力徵召，使說字未央廷中，以行其古文；則散僞鼎以爲徵應，亦其熟技耳。世人以其製作之精工，文字之奇古，故皆寶而信之，不知漢去古未遠，其製作自非今人所及，市賈僞造已不能辨之，况歆之所

爲乎？其譎張以行之如此，世人以爲好奇，正得其實。至明詆曰嚮壁虛造，則出於孔壁之非，眞當時固已大共昌言攻之矣。至云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考周秦漢晉，文字相承，少有減變，非有更作，而當時學者，以秦隸爲蒼頡時書，且云父子相傳，何從改易？是即西漢以前，不分籀書、小篆、隸書之明據，故皆推本於蒼頡。今文學者，家世傳業，經莽歆史篇文字，顛倒竄亂，行之以國力，誘之以祿利，而不能奪其說，則其根源之深可知也。然使無許慎此言，則茫萬古徵信無從矣。故有劉歆移博士書，而僞經之獄明；有許慎說文序，而僞字之案定；文字無變，辨見前。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

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畧，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緄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賈公彥序周禮廢  
興引馬融傳。

漢書無言諸儒排周官者；賈公彥所引馬融傳，所出甚古，必有所據，蓋古學大盛後，今學攻難之迹，剗削盡矣，故並錄之。



唯後漢書稱鄭興從歆受業，已親傳周官，何獨杜子春邪？除挾書之律。漢書以爲惠帝二年，此云武帝，蓋東漢學者附會僞學而加甚之，不復足據也。

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未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碩休皆知攻周禮，而僅以爲「未世瀆亂」「六國陰謀」，則不能得其癥結也。碩更以爲武帝知之，尤爲僞說所給；蓋西漢博士之攻僞經，立乎其外以攻之者也；范升以下之攻僞經，入乎其中以攻之者也；入乎其中以攻之，鮮有能勝之者矣，此僞說所

新學僞經考 卷七

以熾歟！

---

新學僞經考卷七

## 新學僞經考卷八

### 僞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

按：後漢之儒，皆今學也，大儒講授，人徒千萬；如：張興著錄且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丁恭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曹曾門徒三千人，牟長學者常千人，牟紆亦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其數百人者不可勝數；故舉天下皆今學也。而傳僞古學者，終後漢世，不過杜鄭賈馬數人而已；然且龔勝師丹公孫祿及諸博士，攻之於前，范升李育何休臨碩暨諸儒，難之於後，哀帝光武暨於諸帝，終不能違衆而立學官也。後世據僞古之大盛，疑漢人何不攻之？試思遺文所存，攻者之衆

猶如此，今學之盛猶如此；劉歆僞經，不過如晉薛真之僞歸藏、隋劉炫之僞孝經孔傳、明豐坊之僞子貢詩傳、楊慎之僞峴樓碑，人人皆知其僞，不甚信之。然則，僞古學宜將滅矣，何能轉熾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劉歆所傳，皆一時之通學，一則博學必典校書；校書東觀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學之固陋；夫校書者爲天下學者之宗，通學者有著書自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鄭玄挾其碩學高行老壽，適丁漢微，經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實得僞古之傳以行之，遂爲天下所宗；濫觴於杜鄭，推行於賈逵，纂統於鄭玄；於是僞古行於九州暨海外，而今學亡矣。夫得才者興，廣士者強，覩晉文之從者，而知其得國，覩燕昭之得士，而知其奪

齊；觀傳古學諸人：楊雄則稱無所不見，杜林則稱博洽多聞，桓譚則稱博學多通，賈逵則問事不休，馬融則才高博洽，自餘班固、崔駰、張衡、蔡邕之倫，並以宏覽博達，高文瞻學，上比遷向者；並校書東觀，傳授古學，或少習今學，洎入中祕，覩未見書，咸信爲然，盡舍舊學，而新是謀，反咎夙昔之愚，溺於鄉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無知，許慎所謂不見通學，桓譚之憲非毀俗儒也。諸人挾其豐贍之才，俯首信服；於是，鼓動後生，人情喜新樂其博異，豐力之士，靡不景從，雖無康成僞經，亦有必行之勢矣。蓋劉歆以校書爲傳授，盤踞高大，自應得博達之才，理勢然也。雖然，不值漢中微，今學不銷亡，鄭玄亦何能混一哉？然則，今學與漢爲

終始，是亦有天運者邪？今撥其通人傳歆古學者，著於篇，而以康成終之。張竦，楊雄歆之友也，附見於篇首云。

張竦

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

漢書張敞傳。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後漢書杜林傳。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

漢書藝文志。

竦爲莽臣歆友林師，傳稱博學，喜文采；僞學之傳，有所受矣。藝文志推本張敞以傳至杜林；考敞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上封事，引春秋譏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謂古字？是猶國師

作法，而誣及子政，景伯傳經，而託之賈誼也；誣其祖也。

楊雄

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通訓詁不爲章句，乃劉歆新開之學派也；雄身爲僚友，自當用之。

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撰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史記皆用今文家說，如譏宋宣之啓爭，褒宋襄之能讓之類，皆與僞左氏相反；左氏旣與聖人同好惡，史公自不與聖人同是非矣；盜憎主人之故智，不足辨矣。

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以上漢書  
楊雄傳。

莽之放大誥，雄之作太玄法言，亦可見當時風氣，莫不欲僞託聖人；然莽僞，而人得以操懿之爲賊誅之，雄僞，而人得以吳楚之僭王絕之；獨至歆僞，則其術更巧，蔽蒙羣言，瞞昧千載，聖人之大統幾取而代焉；君臣之間，有幸有不幸也。

贊云：諸  
儒或譏以

爲雄非聖人而作經，則其爲  
衆儒所訕，亦等於歆矣。

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



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

九章。

漢書藝文志。

辨見漢書藝文志辨僞。

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

以上漢書

楊雄傳。

雄歆爲密交，雄有所作，歆觀之，歆有所作，雄亦知之，必矣；棻爲歆子，而從雄學，學出於一也。今取雄書獎僞之言，條

錄之如左：

以雄與歆同時，人罕知其受歆學者，故詳列之；其王充、王符、仲長統之流，生古學大盛後，沾染風氣，理固宜然，不復錄焉。

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

子亦末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法言問神篇。

此言易損其一，僅指說卦，則序卦雜卦二篇，此時尙未增入。

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窻見篇。

按：敍五經次第，與漢志合；詩後於禮者，或歆初成周禮，時欲以爲周公之典，而尤尊大之歟！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法言重黎篇。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同上

三八：爲木，爲東方，爲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味酸，臭羶，形詘信，生火勝土，時生藏脾，侑志，性仁

，情喜，事貌用恭，摛肅徵旱，帝太昊，神句，芒星，從其位。

太玄數  
篇。

四九：爲金，爲西方，爲秋，日庚、辛、辰、申、酉，聲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勝木，時殺藏肝，侑魂，性誼，情怒，事言用從，摛又徵雨，帝少昊，神蓐，收星，從其位。同上  
二七：爲火，爲南方，爲夏，日丙、丁、辰、巳、午，聲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勝金，時養藏肺，侑魂，性禮，情樂，事視用明，摛哲徵熱，帝炎帝，神祝，融星，從其位。同上  
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日壬、癸、辰、子、亥，聲羽，色黑，味鹹，臭朽，形下，生水勝火，時藏藏腎，侑精，性智，情悲，事聽用聰，摛謀徵寒，帝顓頊，神玄，冥星，從其位。同上

五五：爲土，爲中央，爲四維，日戊、巳、辰、辰、未、戌、丑，聲宮，色黃，味甘，臭芳，形植，生金勝水，時該藏心，侑神，性信，情恐，懼事思用睿，撝聖徵風，帝黃帝，神后，土星，從其位。同上

按：此與月令全合；觀雄之言周官左氏書序月令，則其傳古學昭昭矣。

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

法言問明篇。

雄書皆言文王重卦，無言作上下經者，歆之僞易最後，時尙未有此說也。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法言淵騫篇。

言京不言孟，則漢志云孟氏得易家陰陽災變者，非也。此二條

，與歆說不合，然適足以證其僞妄之迹，故并列焉。

### 杜子春

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

鄭興既從歆受，而衆又受之於杜子春，則子春或較興尤明歟！周官爲僞學大宗，故必授之於大弟子，非瓚之徒可比矣。

### 鄭興

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

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後漢書本傳。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子安世，亦傳家業。後漢書本傳。

歆僞經，以左氏爲根本，以周官爲國土，二書皆興所傳。又撰左氏條例、章句、訓詁，校三統歷，則歆最得意弟子，杜林桓譚衛宏皆與斟酌。子衆孫安世又能傳家業。左氏周官毛詩費氏易，皆衆所傳；世稱二鄭，故古學當以興衆爲第一宗傳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  
本傳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憲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後漢書本傳。

桓譚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其受古學之淵源也。譚與杜林，皆成學於西漢，受劉歆、張竦、楊雄之學，以通博爲主；崔駰、班固、張衡、馬融、劉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實則，章句皆今學，爲古學者攻之，故不守也。從古學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學所以盛也。譚林淵源學問相等，而林以卓行高位，弟子衆多，古文於是遂行，則林爲古學一大宗也。



## 陳元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邱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

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熟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

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彌，戎事畧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率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諱，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

；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後漢書  
本傳

范升陳元，憤爭左氏，是經學一大案。自少讀後漢書，即怪左傳之文博，何范升必極相攻？苟非不得已，扶弱持微，豈不甚善，何事與古人爲仇乎？然古學者，僅爭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詩也，抑可想矣。

賈逵

父徽，從劉歆學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

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

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而左氏以爲少皞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

，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  
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  
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  
，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  
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  
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  
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  
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後漢書本傳

鄭衆傳費易、毛詩、周官、左傳，而不光大；賈逵傳古文書、

毛詩、周官、左傳、國語，則僞經遂行；蓋逵校書東觀，入講南宮，遭遇獨隆矣。又附會圖讖以媚時主，選嚴顏高才生以受左氏，則公羊奪矣。拜逵弟子門生爲郎，則榮途開矣。至於詔諸儒皆選高才，以受僞經，令學者受業黃門，以生其欣慕，幾等於明代庶常之選矣，僞經安得不行哉？蓋自劉歆僞經之後，今古水火，至賈逵乃始行焉。鄭玄之前，創業祖功，守成宗德，應推逵矣。蔚宗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又曰：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若有不概於心而亟致微辭者，豈蔚宗傳武子之學有所知邪？

徐巡

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



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後漢書杜林傳。

徐巡兼承兩大師之統，古文尚書毛詩多本之焉，亦僞學之功臣也。

張衡

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敍，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後漢書本傳。

劉陶

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後漢書本傳。

劉珍劉騶駮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駮等，著作東觀。後漢書張衡傳。

馬日磾楊彪韓說

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書。後漢書盧植傳。

僞古之學，劉歆以校書而作之，諸儒亦以校書而信之；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徵應散布，惑人甚矣。其校書之人，散見於羣傳者，並列於此，以省觀覽焉。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沈重好古。後漢書本傳。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後漢書本傳。

孟堅作史，全採歆書，文字異者僅二萬餘，其入歆之坎陷深矣；推其所由，則亦在校中祕書也。

### 王充王符仲長統

王充，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後漢書本傳。

王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後漢書本傳。

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

後漢書本傳。

充，師班彪；符，友馬融；張衡，融所謂達才通入，營道同術；長統，亦頗引周禮；蓋通達之家，無有不入其籠中；而今學所傳，則皆守約之士也；此其盛衰所以判歟！

### 崔篆崔駰崔瑗

篆兄發，以巧佞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顯於新世。篆生毅，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

後漢書本傳。

駰曾祖母能通經學百家之言，顯於新世，駰古學所本也。

崔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

，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璆因留游學，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後漢書本傳。

以崔駰爲之父，以賈逵爲之師，以馬融張衡爲之友，古學之長畢集矣。

### 馬融

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

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

凡二十一篇。

後漢書本傳。

馬融才高，徧注九經，遂爲古學之總匯；三禮三傳，皆其所定，且爲二千年學派之宗，亦以盧植鄭玄皆出其門故也。學者千人，古學聚徒之多，以融爲始。鄭玄因得蒼萃，而集其成；譬之經國，馬融爲文王，三分有二，鄭玄爲武王，乃能革殷受命也；故融於僞古之功，實與賈逵並驅，世稱賈馬，亦曰馬鄭，猶之宋曰周程，亦曰程朱，宜也。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

，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寔，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書。

後漢書本傳。

經典釋文序錄云：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

之本而注焉。而植傳亦云：從融受古學，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云云；則劉歆之後，其有以僞學之說羸亂於真經以疑惑後生者，則馬融與植其人也。

蔡邕

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本傳。

按：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陽伽藍



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迹；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董道廣川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成之；洪适隸釋云，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豈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纘石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按：洪适隸釋，石經論語殘碑，未一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黃伯思東觀餘論，石經公羊殘碑，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唯「谿」上缺，當是堂谿典也；由二碑證之，則當時奏求正定者，祇邕等七人，暨後立石，又有左立孫表及趙陔等諸

人也，范史畧之耳。

鄭玄

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及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

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癡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癡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

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云。

僞古文，傳至賈馬，燄旣張矣，而所以輔成古學纂今學之大統者，則全在鄭康成一人。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經之成，以滅今學者，蓋有故焉：兩漢儒林，皆守家法，爰逮後漢，古學雖開，

而古學自守其藩籬，今學自守其門戶，甯有攻伐，絕不通和；今學攻古學爲顛倒經法，古學攻今學爲蔽固妒毀；但今學之毀古，猶王師之拒賊也，古學之攻今，則盜憎主人也，觀其相毀之辭，而曲折見矣；然古學雖言僞而辨，而自杜林鄭興至賈逵馬融許慎諸大師，皆篤守古文，與今學家溝絕不通，苟長若此，即互有盛衰，亦可兩存；唯鄭康成，先從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蓋兼通今古，因舍今學而就古學；然雖以古學爲宗主，而時有不同，又採今學以裨佐之；如箋詩，以毛本爲主，則宗毛可矣，而又時違毛義，兼採韓詩，於是得鄭氏箋而今古學俱備，不知毛之僞古行，而韓詩實廢矣；注書旣以古文爲宗

主，禹貢悉參以班氏地理志，則又用今學，於是得鄭古文尙書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古文尙書僞經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亡矣；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儒林傳故注儀禮

，並存古文今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於是得鄭氏儀禮注，而今古學俱備，不知僞古文儀禮行

，而今文儀禮亡矣；注論語，則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論語集解、隋書經籍志同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於是，得論語鄭注，而今古學

俱備，不知齊魯論亦失真矣；其注詩書禮論語如此，其注羣經當亦然；於是，今古雜揉，不可復辨，而其所注之本，則

毛詩、古文尙書、古文儀禮、禮記、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

，玄注左氏春秋見世說新語皆古文也；讚二鄭則曰雅達廣攬，攻何休則曰鄉

曲之學，足以忿人，蓋賈馬之嫡傳，偏主僞古，加以不受徵辟之高節，甄綜絃緯之碩學，適有高壽，徧注羣經，高譽隆洽，既爲齊魯之宗，弟子萬數，散布方州之緒。觀陶謙與諸豪傑移檄，牧伯同討，李催等奉迎天子，奏記於朱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郟邪相陰德，東海相劉廋，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邵，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後漢書朱雋傳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不其亭侯在京

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母，從子禮。

通典禮部  
二十七

康成爲處士，而諸豪傑討賊，則引以爲重，三公八座議

禮，則問以取決；王粲云：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  
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其望重如此。於是，范蔚

宗謂：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自是學者畧知所歸；袁翻

云：鄭玄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得之遠矣；

徐爰云：鄭玄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  
人復出，不易其言矣；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

，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其爲學  
者歸宗如此：於是，鄭玄統一天下數十年矣。加以弟子萬人，

今可考者，朱氏錫鬯經義考有郤慮、王基、崔琰、國淵、任嘏



、趙商、張逸、冷剛、田瓊、吳模、魚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其未載者，汜閣屢見鄭志；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事鄭玄，與劉熙考論大義；崔琰傳：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孝經唐玄宗序并注邢疏云：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竹垞未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弟，逸官至尚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玄別傳。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按：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君也。三國志薛綜傳：從劉熙學，則綜與慈、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受；郤正論維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一時儀表；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

又孫乾傳云：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注采鄭玄傳云：薦乾於州朝，被辟命玄所舉也。按朝，北海人，又

爲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孫叔然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

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

三國志王

肅傳。弟子既多，其高才能傳於後世者，猶如此，而當時適丁漢

亂，經籍道息，人不悅學；故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

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

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

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

之流弊；魚豢魏畧，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

林、樂祥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園邱普延學士

，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斯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漢末經學極盛，曾幾何時，乃至於此，於是時有能言者者寡矣，況欲責以辨別今古哉？而康成弟子徧天下，得乘間抵隙，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遺經，挾此數者，萬流歸宗，於是天下執經言學，無有出鄭氏者。故王肅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王肅當三國時，鄭學已大行五十載，於是鄭學統一宇內久矣。魏之王肅王粲，吳之虞翻，蜀之李譔，盛妒攻之；然是數子者，亦古學之緒餘，虞翻雖云出於孟氏

，而納甲乃所自創非孟氏也。譬王學攻朱，實出朱子之四書，抑不足議也。鄭學既行，後世乃咸奉劉歆之僞經，而孔子之學亡；故康成者，劉歆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 新學僞經考卷九

## 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

說文序糾謬附

僞經傳於通學，發於校書之人，自餘習者蓋寡；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學，諸大師張興樓望蔡元教授萬人者，皆今學，精廬之啓、羸糧之從、家法之試、祿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學，至彊盛也。傳古學者，書則杜林，詩則衛宏，易三禮左傳則二鄭賈馬，鄭玄許慎集其成而已，有幾士哉！然而，董卓掃蕩於邦畿，學士血肉於豺虎，經籍道息，人士流離，而通學之徒，著書足以自張高，密布衣徒衆，徧於海內，遂使兩漢學校，選舉之大法，一掃而絕軌，孔子筆削改制之聖經，一束於燒薪。由斯言之，運有屯夷，道無強弱

，國制有時不足恃，聖經有時不能伸；當其時也，魁儒巨夫，俯首於章句之末；易其時也，匹夫賤士，變易於天人之間。以劉歆之僞經，康成負之而馳，然猶易天下者二千載，况挾聖人之大道者乎？此傳皆今學，中有云習古學者，多漢魏間古學者所誣亂，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摠領焉。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

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范史所稱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特稱之者七人，而陳元鄭興杜林、衛宏言古學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詔高才生受毛詩，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則毛不立博士審矣；且按而數之，若連毛，則爲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傳注引漢官儀考之，並十四博士，則毛字寫官誤文也。

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按：序稱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後

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亦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探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舜民畫墁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纘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 滎，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



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獨隋經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尚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尚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杭氏世駿石經考異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鑄，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

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禪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竊此而言，則熹平所立爲一字今體石經也，魏正始所立爲三體石經也；范史隋志，兩者俱謬，不可不辨。

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傳：費氏易者，雖爲王瓚，而實則陳元鄭衆，歆之傳也，其全爲歆學昭昭矣，古學皆集成於馬、鄭。此敍今古易學興衰之故甚明；然後漢初年，古學實寥寥；范史儒林傳敍古學，多誣今學之徒，此云孫期習古文尙書，疑其無源，蓋古學者之誣辭

也。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尙書古文學，未得立。

按：前書藝文志儒林傳，於傳尙書傳論語，移文博士，皆云：庸生，無名；此云名譚，從何知之？蓋古學家所附會，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長耳；後漢古學家，承歆餘風，多嚮壁虛造，杜撰名字事跡，絕無師法。

張馴，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辟公府，與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

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二子長彥季彥，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據前書孔光傳，安國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尙書，未聞其世傳古文尙書也。至於毛詩，前書儒林傳云：本之徐敖，西漢無言之者，孔氏更未聞有習之者，其謬殆不待言。

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孔奮傳。

孔奮爲光孫，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孫反從而受之事；歆每欲自附於孔氏，而不計其可否？安國僖奮皆其類也。

又按：奮別有傳，而著於此者，以其爲僞黨所誣，不可列於通學，故從其類附於此；其猶有一二人，若周磐之徒，辨見傳授表，不復序也。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

按：丁鴻傳，從桓榮受歐陽尙書，此傳上言陳弇，亦受歐陽尙書於司徒丁鴻，倫從丁鴻受書，安得爲古文乎？此亦孔僖世傳古文尙書毛詩之類，其爲古學家誣改多矣。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史記無毛詩；前書藝文志儒林傳，但言毛公，無名；鄭康成詩譜，有大小毛公；見毛詩周南正義。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有毛亨毛長名，此則由「長」加「廿」爲「萇」，展轉誣增，後世遂以爲實

事，因而竊兩廡之祀：試比而觀之，其烏有子虛，徒增怪笑而已！

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毛詩僞作於歆，付囑於徐敖陳俠，傳授於謝曼卿衛宏，序作於宏，此傳最爲實錄，然首句實爲歆作，以其與左傳相合也。宏序蓋續廣歆意，然亦有時相矛盾者；如：凱風序云：美孝子也，續序以爲淫風流行不安其室；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續序反

謂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乃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箋則釋碩大無朋爲桓叔之德，美廣博平均不朋黨；凡此皆與首句不合。而傷教害義者，而宏之爲序最確矣。鄭箋以衛爲主，則今日詩學，宏爲大宗矣。僞古經詩書俱出衛宏，傳馬鄭而大盛，其流別猶可溯也。至王肅孫毓，徒爭毛鄭之訓詁，而不知其學皆出於衛宏；俱爲古學，爭難蠶起，一闕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按：禮古經有出自河間獻王者，有出自魯共王者，無以爲安國所獻，此又魏晉後展轉妄說矣。餘辨見藝文志。

李育，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白虎通德論，尙多公羊說，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今膏肓癡疾尙存十一，則育說未盡亡，惜其不得劉歆僞作書法之根，但以爲不得深意，宜其不能破之。李育爲公羊宗傳，猶樂其文采，况後儒乎？此左氏所以獨尊，而二傳



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毀梁疾。

何邵公爲公羊宗子，然不得左氏傳作僞之由，僅以爲膏肓，安得不爲人所箴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

穎容，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謝該善，明春秋左氏，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

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左傳者，歆僞經之巢穴也，左傳立，則諸僞經證據分明，隨踵自立矣，故劉歆及韓歆，皆姑舍羣經而爭立左氏也。然後漢之世，六經傳授，皆今學，僞古傳授，僅寥寥數人，故光武亦重違衆不敢立。若非賈逵附會讖緯以媚時主，鄭玄遭遇漢衰學廢，僞經不過後世僞歸藏之類，豈能盜篡學統哉！

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歆爲僞經，更爲僞字，託之古文，假之徵天下通文字，詣公車以照徵信，楊雄班固之倫，果爲所欺矣。周漢所傳眞字，在倉

頌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餘六千字，皆歆僞字也；歆僞經之光大，則賴鄭玄之功，僞字之光大，則賴許慎之力，故許慎與鄭玄，實歆之蕭何韓信也。唐元行沖稱：學者父康成兄許慎，許鄭並稱，遂不冒後世，二千年無不稽首皈依矣；纂孔子之聖統，慎之罪亦何可未減哉！其說文皆僞古學，別見說文僞證，今錄其序附辨於後：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史」，史揚於王庭，言文

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倉頡篇父子相傳，籀篆相承，未有變異；云七十有二代不同，亦妄說也。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日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

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六書辨見藝文志。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史籀說見前，爲周史官教學僮書，孔子書六經，自用籀體，自申公、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毋生以來之文字，未有云變，非如歆所僞古文也。左氏不傳春秋，傳爲歆僞，辨已見前。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中庸爲子思作，云：今天下，書同文，則皆用籀體，安得文字

異形？此古學家僞說；鍾鼎字雖多異，不知皆僞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小篆與史籀相同，但頗省改，而倉頡、爰歷、博學，俱小篆，猶可考，則籀篆及漢儒文字無異也。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秦未有作隸書，隸書但承變而成，辨見藝文志。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尉

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

漢志：史籀僅十五篇，下云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閔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不過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謂楊雄作訓纂易倉頡重複之字，是倉頡并有復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數；志又云：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尙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廷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乃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

字；籀文在漢初安得九千字？殆劉歆欺人之辭，許慎爲所欺給耳。

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

按：漢志作：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此云八體者，蓋八體六技，劉歆所僞撰，許慎用其說也。

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



杜林爲歆傳法，則所謂父業及外祖張敞，皆歆門附會之辭；爰禮秦近貴顯於莽世，與塗暉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說文字於未央廷中，借以感衆，以行其學，辨見藝文志。

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

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畧說也。

古文爲歆僞撰，古文與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則鼎彝爲歆所僞明矣；以歆奧博，作爲鼎彝，必有可觀，至於後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學大興，如楚公鐘、魯鼎銘，形體奇異，蓋蔚成大國矣；然京師山東市賈，多能售其欺僞，即制度色澤，瓌璋奇古，不爲黃長睿劉貢父之所欺，亦出於歆等所爲耳；若出於歆手制，通學多爲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

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愷。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喻，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哀辭，使天下學者疑。

今文與古文，必不相合，真僞不相並立，相攻如仇讎；故古文僞經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龔勝解綬，師丹大怒，奏欲非毀先帝所立，公孫祿奏國師顛倒五經，毀師法，范升奏左氏爲異端，光武立左氏傳，則諸儒譁然；楊雄所采，甄豐所定，

共王所得，皆歆僞造，西漢以前所不經見，諸儒大共非訾，以爲好奇，乃其守道辦僞之宜也。許慎受業於賈逵，逵父徽受業於歆，爲歆三傳弟子，主張古學，既從逆矣；盜憎主人，各爲其主，乃以今學諸儒爲俗儒鄙夫，斥爲迷誤，亦不足異也。其云：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即歆七畧所謂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許慎不學妄言，眞所謂怪舊藝而善野言，迷誤不喻者。不幸古學大行，今學昧沒，而許書遂若日中天，爲後人鑽仰唐立，書學以說文爲宗，自是奉爲金科玉律矣。元行沖所嗤父康成兄許慎，甯言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蓋是非無常，眞僞謬易，操懿篡統，人咸戴之，王凌嵇紹且爲之致命盡節矣。近世尊許尤

甚，豈知其爲僞學之毗佐哉！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愜，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許慎述所稱經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說文引易無與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虩虩」與馬同；角部「其牛齧」與鄭同；井部「井法也」，則直爲鄭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與九家同；皆見經典釋文。馬、鄭、荀、爲費易的傳，而說文皆與

之合；然則，許慎蓋用費易，其「孟」字特誤文耳。許慎純古學家，不似鄭玄古今雜揉也。門人梁啓超說。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 新學僞經考卷十

## 經典釋文糾謬第十

元朗生當隋唐，今學盡亡，耳濡目染，師友講授，皆僞古學，蓋五百餘年矣；習非成是，不足糾繩，唯其書甚重於世，經學家所共鑽仰，不可使留僞說以惑衆聽也，今條其贅謬劾之如左：

### 次第

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甯有短長？然時有澆淳，隨病投藥，不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畧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欲以著

述早晚，經義揔別，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時有澆淳，隨病投藥」二語，甚精；惜其不從經解之次第，而惑於劉歆，曲爲附從耳；然阮孝緒先從之，安能責元朗哉！

### 周易

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犧，旣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故不詳錄。

史記儒林傳及西漢以前經子傳記，無言易有三者；至劉歆僞撰周官，始著三易，然其爲藝文志不敢著也。周易正義論三代易名云：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



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以上皆古學附正義會之辭也。此云：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隋志云：歸藏十卷，晉太尉參軍薛真撰；又云：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則東漢人述古學者所爲無疑也。隋志又云：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尙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則隋志已瞭其僞，但未決之，較德明似稍有知識也。

### 古文尙書

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

直謂伏生闕謬，可謂無知而悍獷矣！然古學盛行，於是五百餘年，積非成是，盜憎主人，奚足記哉！唯不別記，則今文遂亡，德明不能無罪焉！

毛詩

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詩雖有四家，齊魯韓世所不用，今亦口口不取。

三禮

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口口相從，次於詩下。三禮次第，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然古有樂經，謂之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

三禮之謬，辨見漢書藝文志篇；唯云：周爲本，儀爲末，據中庸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而附會之；於是，尊劉歆之僞周官，而抑孔子之儀禮，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毀師法也。

###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邱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

按：六經之序，自禮記王制、經解、論語、莊子徐無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書農戰、史記儒林傳，皆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無不以詩爲先者；詩書並稱，不勝繁舉，辨見卷二者，無疑義矣。自歆定七畧，改先聖六經之序，後世咸依以爲法，則無識也；元朗蓋爲歆所惑，故其序如此。云：伏犧既

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會疑有序焉。不知六經皆孔子所作，而興必以詩，教小子先以詩，六經先詩，聖教之序，劉歆務求變亂，德明妄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傳述人

伏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或云：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

按：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自伏犧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法言問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漢書楊雄傳：是以，伏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漢書藝文志：易曰，伏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易言伏犧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犧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伏犧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繫辭至漢人之說，莫不以重卦爲文王，雖劉歆亦不敢生異論，自商瞿傳授，不經秦火，西漢前

更無異說，至足據也。東漢以後，異論橫興，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

見周易正義論重卦之人。

嚮壁虛造，不知從何得

來？蓋自劉歆多爲僞說，惑亂正經，令學者耳目紛紜，從無可

從，信無可信；於是，馬鄭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經學之

中，異端蠡起，推所自來，亦歆作俑之罪也。周易正義論重卦

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一蓋

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

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

贊於神明而生著；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

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著，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

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

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著，即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尙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尙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著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尙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尙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

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史，既象史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史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一「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敘。按：孔沖遠引說卦、僞周官、僞孔序，俱不論，至於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



嗑」，爲伏犧重卦之證，此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祇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禹陳氏禮曰：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圓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圓，非因見圓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

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說取義最通；又曰：此以伏犧創始，牽連於用著，又以用著傅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著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著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犧未有撰著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著，非謂伏犧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按：從來無謂伏犧造書契者，僞孔序僞周官不足據，沖遠附會之益謬矣。

文王拘於菱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

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爲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口口。

據史記周本紀、日者傳、法言問神篇、漢書藝文志、楊雄傳、論衡對作篇，皆謂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有以爲作卦辭者。唯王輔嗣以六十四卦爲伏羲所自重，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云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則影響附會，妄變楊何傳史公之真說，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辭之說，西漢前無之；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韋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卽正義所引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晉紀瞻曰：昔伏羲畫八卦，陰

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晉書紀瞻傳。亦無有及周公者。唯左傳昭二年韓

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蓋劉歆竄亂之條，與今學家不同。歆周官、爾雅、月令，無事不託於周公，易爻辭之託於周公，亦此類。唯馬融陸績學

出於歆，故以爲爻辭周公所作，見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或以爻辭並是文

王作。周易正義論卦辭爻辭誰作云：一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

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

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於岐山」；又明

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

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如正義言，爻辭又不得爲文王作，則藝文志謂文王作上下篇者，謬矣。三聖無周公，然則舍孔子誰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畫於犧文，易之辭，全出於孔子。十翼之名，史遷父受易於楊何，未之聞，殆出於劉歆之說；按史記孔子世家，有文言說卦，而無序卦雜卦，漢書藝文志亦無雜卦；論衡正說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此說易益一篇，蓋說卦也。隋志：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易既以下筮得存，自商瞿傳至楊何

，以至史遷，未嘗云亡失，又未嘗有序卦雜卦，論衡以說卦出於宣帝時，則史遷所未覩，其爲後出之僞書，孔子世家爲僞竄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內後得之事，而附序卦雜卦，是序卦雜卦爲劉歆僞作，可見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繫辭，歐陽永叔葉水心以爲非孔子作；考其辭頻稱「子曰」，蓋孔子弟子所推補者，故史遷以爲大傳也。象象與卦辭爻辭相屬，分爲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屬之演爻之文王，旣不可通，因以己所僞作之序卦雜卦，附之河內女子所得之事，而以爲孔子作十篇爲十翼；奪孔子所作而與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譎張爲幻，可笑可駭。然孔子作傳而非經，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則二千年相沿無有能

少窺其作偽之迹者矣。

費直

字長翁，東萊人單父令。

傳易授郎邪王璜，

字平仲，又傳古文尚書。

為費氏學，本以古

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了解說上下經。

七錄云：直易章句

四卷殘缺。

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

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為異；向又以中古文易

經校施孟梁邱三家之易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

與古文同。范曄後漢書云：京兆陳元

字長孫，司空南閣祭酒，兼傳左氏春秋。

扶風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為易傳，又注尚書、毛詩、禮記、論語。

河南鄭眾

字仲師，大司農，兼傳毛詩、周禮、左氏春秋。

北海

鄭玄

字康成，高密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至，還家；凡所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中候，箋毛氏作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鍼何休左

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穀梁癘疾，休見大慙。

潁川荀爽

字慈明，官至司空，為易言。

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

治易，與費直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

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爲郎。及蘭陵毋將永，豫章都尉。爲高氏學

。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邱之易，元帝又立

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

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

康成王輔嗣所注行於世，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置鄭易博士，詔許，值王敦亂，不果立。而王

氏爲世所重；今以王爲主。其繫辭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韓康伯

注續之，今亦用韓本。

劉歆僞經，散布中外；其存於中者，曰中古文；其託之外者，

如書：則移太常書云，傳問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

同，抑而未施；今亂易亦然；易則費氏與古文同，不知皆歆所

諉屬也。永嘉之亂，施氏梁邱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



按：鄭康成王輔嗣之本，即費學本，安得謂其無傳？又漢書藝文志費氏亡章句，今云費直章句四卷，其然豈其然乎？子夏未嘗傳易，此云子夏易傳三卷，僞託顯然。餘辨見前。

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書序另有專篇，辨於下。

及秦禁學，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

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漢紀尹敏傳以爲孔鮒藏之。

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秦博士傳

之，文帝欲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古文官書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

傳授。

漢書云：伏生爲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尙書。

鄭玄以爲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云：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

秦雖禁書，而博士之職不禁；孔氏之傳，世世不絕，書不待壁藏始見，亦無亡失；漢興，非無書本，口誦者乃其傳義，辨見前。

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別，其實伏生僅得二十八篇，秦誓後得而附之今文，爲二十九篇，因并誤以爲伏生所傳耳。論衡正說篇：孝景皇帝時，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尙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

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與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皆并河內所得秦誓計之，以其後得，故附會爲斗也。隋志曰：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於史漢二十九篇之意，最得其通，但口傳二字誤耳。此云合三十篇，則謬甚。

然秦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秦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釋文與隋志引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出於王充論衡正說篇，房宏說同之。見尚書正義一。又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

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尙書正義一引。然

尙書大傳引之，董子漢書董仲舒傳終軍漢書終軍傳引之，史記周本紀引之，

則王充劉向，傳聞稍有誤矣。或董子終軍史記所引，爲孔子未

修之書，如史記引湯誥之類，則論衡及劉向別錄之說，未爲有

誤也。龔氏自珍泰誓答問，以史漢謂伏生得二十九篇，不當有

後出之泰誓，據書序以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篇，足二十九篇之

數；按康王之誥，馬融以爲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見釋文。融時

，歐陽大小夏侯經猶存，融親見其本，若康王之誥與顧命分爲

二篇，則融言大妄矣。今漢志大小夏侯經章句解故各二十九，

劉歆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移太常書。則伏生之始爲二十

八篇，武宣之後增多泰誓，博士讀後，爲二十九篇無疑矣。

王充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說最明；漢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爲確證。尙書大傳云：五誥可以觀仁，二十八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若尙書本康王之誥另篇，傳應有六誥之文，漢儒且無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記省文，遂增異說耳。至馬融等所疑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不相應，固然；外此，尙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無之；大體，其文怪異，與湯誥武成，同爲孔子所刪之餘。趙岐孟子注，以爲古百二十篇之泰誓，則謬。國朝劉逢祿，見龔氏泰誓答問。以爲戰國之泰誓，其或然乎？

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

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程姬之子，名餘，封於魯，諡共王。於壁中得之，并禮、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衛恒四體書勢，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見晉書衛恒傳。歆僞說也。

博士孔安國，

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受詩於魯申公，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

以校伏生所誦，爲隸

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藝文志云多十六篇。

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

十九篇，爲四十六卷。

藝文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

安國又受詔爲古文尙書

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之私家。

安國并作

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傳；藝文志云：安國獻尙書傳，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晚出古文尙書，自梅鷟、閻若璩、惠棟、江聲、王鳴盛、孫星衍諸家辨之詳矣，而未有實得其主名者；考家語孔叢爲魏王肅所作以難康成者，而孔安國作傳之事，家語後序、孔叢論書篇，皆已言之，則非出於肅而何？又僞孔傳與肅諸經注，無不合，亦猶劉歆所造古文，僞竄諸經，內外相應之故智；故晉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書已廁其中。見晉書荀崧傳。晉武帝，王肅之外孫，尊崇肅學固其宜也。或疑晉書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數之實得十人，疑古文尙書孔氏爲衍文，則崧疏所稱武帝置孔氏書博士，或亦不可信；按：兩處皆有孔氏，何得

彼此皆衍？其所謂凡九人者，蓋論語孝經鄭氏合爲一人，考宋書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亦合論語孝經爲一，故十一經而爲十人，與晉十經而爲九人一例；蓋論語孝經，文字無多，六藝附庸，故博士從簡，晉宋相承，沿革多因，論語孝經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爲衍，則孔沖遠尙書正義一亦云：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此語今晉書無之，唐初諸家晉書尙存，沖遠采而用之；然則諸家晉書，皆有西晉立孔氏書博士事，不獨唐人官撰之本爲然，豈一史衍而羣史皆衍，必不然矣。僞孔傳，西晉已立，且與肅所著書徵應皆合，其爲肅撰無可逃遁矣。

國朝惠氏棟、江氏聲、王氏鳴盛、李氏愷、劉



氏端臨、丁氏晏，皆有  
僞古文出於王肅之說。

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

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異者七百有餘，脫

字數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亦庸生授清河胡常，春秋爲博士，以明穀梁

十。刺史，又傳常授虢徐敖，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敖授郎邪王璜及平陵塗惲，字子真。

惲授河南乘欽。字君長，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

右皆見漢書儒林傳辨僞。

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

侍中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按：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

杜林所傳，馬鄭所注，則劉歆古文僞尚書，後漢書以爲古文復

興，與伏生今文相對而言；陸德明以爲並伏生所誦，非古文，對王肅僞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紀，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曠，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眷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

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故取爲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兼注穀梁。變爲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

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脣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

容合之，遂不行用？

書無舜典，辨已見前，梁武之說，雖蘇張無可置辨；徒以書序所著，歆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則王肅之書自易行矣。

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哀平之末，劉歆倡僞經，而經一變；永嘉之亂，今學銷亡，而經幾滅矣。平帝立古文者，劉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肅之古文；馬鄭王注遂廢，則劉歆之古文僞書亦亡；譬操丕篡漢，而馬懿篡操丕之統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

詩者，所以言志，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漢書儒林傳。漢書藝文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西漢以前，未聞三百一十一篇之說者，此劉歆毛詩僞經既行後之說也。毛詩多笙詩六篇

，并三百五篇，故爲三百一十一篇；篇數與三家異，益見其作僞也。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按：劉歆僞撰毛詩，其七畧但稱：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已，不以爲子夏作序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毛詩序，尙得其實。自鄭元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釋文引。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序，卽今毛詩序。按之兩漢書志傳，皆烏有子虛事也，此蓋沿襲其謬者。考毛詩大序，以風大雅小雅頌爲四始，與三家詩不合；唐書藝文志載韓詩卜商序，如毛詩亦出子夏，何至歧絕？且風雅頌爲六詩之三，以爲四始，豈非大謬？三頌不知據魯、新周、故

宋之義。至於小序，大雅正篇，莫能詳其樂章之所用；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以爲刺幽王詩，而雜見傳記者，則爲昭、懿、厲、宣、平諸王之詩，楚茨諸詩，亦不以爲樂章也。十三國之無正風，與燕、蔡、莒、許、杞、薛之并無變風，旣以序不明而棄之矣；則所存諸國之序，當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刺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傳會；又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正之類，皆望文生義，一味空衍；非如魯韓逸說：以芣苢爲蔡人妻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碩人

爲莊姜傅母作之，皆有實人實事也；使子夏爲之，去其時不遠，安得謬悠若是乎？則大序及小序初句，爲劉歆所僞，其餘則衛宏所潤飾，不特非子夏作，并非劉歆作矣。漢魏後，毛詩獨盛，而辨序之說紛如：韓愈以爲子夏不序詩，成伯璵以爲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王安石以爲詩人所自製，甚至程明道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國史舊文，王得臣以首句爲孔子所題，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說，舉不足辨；唯鄭樵王質朱子，掎擊其妄，識最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令後人來反唇之稽詩，至今乃爲決其蒂耳。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

在竹帛故也。

秦焚書，詩本仍存，不徒賴諷誦，辨見前。

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

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

云：子夏

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

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一云名萇。

小毛

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

曾申，

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

鄭玄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

卿，

徐整作長公。

長卿授解延年，

爲阿武令，詩譜云齊人。

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

陳俠；

王莽講學大夫。

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



毛詩源流，皆僞託，辨見前；若陳俠謝曼卿其爲歆傳者歟？公車特徵，歆所授意，以廣其僞學者也。

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

三家之廢，由於馬鄭，以此推之，馬融黨僞破經，罪難未減，若必科斷，應與劉歆首從並誅矣。自爾，王肅王基之徒，孫毓陳統之彥，互相申難，皆盤旋於毛詩之下，穴中鬪蟻，角裏爭蠻，但供噓哂，不足樹頰。而齊魯之早亡，韓詩之僅存者，得無以鄭嘗用韓故，學者因而存之邪？自是，毛詩獨尊，徧觀所錄之書，無一部三家者；劉歆豐蒞之力，亦至矣。

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

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

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蘇林云：淹中里名。或

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夫子。衆已見前，並作周禮解詁。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

河間獻王無得古經事，逸禮周官爲歆僞撰，辨見前。

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

禮記云爲後人所益，信矣，故保傅禮察賈子之書得附入，不獨

中庸緇衣采自子思公孫尼子也。月令亦劉歆僞撰，辨見王莽傳。若盧植以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則殊非；考史記封禪書索隱，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以王制制度與孟子同，故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今驗王制與公穀全同，句容陳立、德清俞樾說。體大物博，本末兼該，蓋孔氏遺書也；劉歆作僞，盜憎主人，故排擠之，而盧植誤述之。

陳邵 字節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

隋志云：戴聖刪大戴爲四十六篇，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別錄後漢書橋元曹褒二傳及元朗說，皆不足據也。

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范曄後漢書云：中興，鄭玄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辯之。

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備，又別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爲主。

三禮說，辨見藝文志。然自是，古學大行，慶氏曲臺之禮亡，今學說從此衰息，則鄭玄爲劉歆功臣之首，亦爲孔學罪魁，正不得稍從末減也。云：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則今儀禮，亦爲鄭玄所亂，雖注猶別稱今古，然大小戴慶氏三家，則既亡矣。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邱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

，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穀梁名赤，魯人；麋信云，與秦

孝公同時；七錄云，名淑，字王吉善鄒氏春秋。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書，夾氏有

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

經文作傳，彌失本事。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魏文侯起傳其子

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

，況傳武威張蒼，漢丞相蒼傳洛陽賈誼，長沙梁誼傳至其孫嘉，

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蕩陰長卿傳

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東平及侍御史張禹，字長子，清河人。禹數為御史大

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

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字季君，

哀帝時待

詔爲護授蒼梧陳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

按：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按：向治公羊，後奉詔治穀梁，其書本公羊者十之九，本穀梁者十之一，未嘗言左氏也。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謹始之說，本公羊穀梁緒言，明智之說，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說也。十二諸侯年表云：鐸椒爲楚威主傅，爲主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四章，爲鐸氏微；此春秋，當係檮杌，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書，史記言四十章，藝文志云三

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馴，歆所託也。虞卿傳云：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蓋虞氏之書雖亡，其體例略同呂覽，非傳左氏者也，史記言八篇，藝文志於儒家云十五篇，於春秋家云虞氏微傳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託也。荀卿之書，多本穀梁，亦非傳左氏者。釋文兼采僞別錄及漢儒林傳而爲之；然左氏傳授不見太史公書，班固別傳亦無徵，當東漢初，范升廷爭以爲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若果出於別錄，劉歆之徒及鄭興父子賈逵陳元鄭玄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無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稱管仲，必非爲左氏之學者。吳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傳以左氏



言魏氏事，造飾尤甚；蓋吳起爲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傳弟子也。張蒼非荀卿弟子，賈生亦非張蒼弟子，貫公毛詩之學，亦非賈嘉弟子；嘉果以左氏爲傳春秋，授受詳明如此，何不言諸朝爲立博士？此又從賈誼傳增設之；嘉與史公善，當武帝時，貫公爲獻王時，必非嘉弟子。史記漢書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牽合佚書，妄造此文；元朗沖遠，以江左以後，文人獨尙左氏，不加深察，敍錄如此，不可爲典要矣。

劉氏逢祿

左氏春秋考證說。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字子駿，向之子，王莽國師。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哀帝時，歆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爲師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

字元伯，後漢潁陰令，作春秋條例二十一卷。

徽傳子

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

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

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

延篤

字叔堅，南陽人。

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

字仲博。記

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

字惠卿，魏郡人。

九江太守服虔

字子慎，河南人。侍

中孔嘉，字山甫，魏司徒王朗，

扶風人。

字景興，肅之父。

荊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

徵士燉煌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

潁容

字子嚴，後漢公車徵不就。

作春秋條例。又何休

字邵公，任城人，後漢諫大夫。

作左氏膏肓、公

羊墨守、穀梁癡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癡疾，自是左氏大

興。

賈逵左氏長義，陳元左氏同異，鄭衆左氏條例章句，馬融三家同異，李仲欽左氏指歸，穎容春秋條例，衆作紛紜，皆言左氏之長，於是左氏大興；卽有范升之離，何休膏肓，亦皆於左氏書法校量得失，既已入其籠中，無怪助其燄之益熾也；若知爲劉歆引傳解經，僞造書法，據史記以難漢書，則左氏但爲記事之書，無預春秋之義，雖有百賈逵之徒，何能措一辭乎？左氏書法之義，與公穀頡頏，斯固歆目覩公穀之爭，但有所長，便可自立，故僞造書法，諸「書」「故書」「不書」，時用公穀日月例爲之，僞毛詩周官以爲之證，此所以豐蕪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後漢目今學者謂之蔽固，東晉抑穀梁者謂之膚淺，至德明之世，至謂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

遂絕；嗚呼！以先聖微言大義之所寄，而至於垂絕，則雖之罪乎？故自魏晉之後，莠言繁興，不可復言經學矣。

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

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立二傳博士，詔許

立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王敦亂，竟不果立。

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

甯注。

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

敘左氏大興之由，二傳衰微之故，最明矣。試檢釋文隋志觀之，傳公穀者有幾家哉！晉世詔書已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公羊亦值王敦亂，於是竟不立，元朗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

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夫孔子改制之學，傳在公穀，漢世四百年，政事皆本之，自劉氏僞經出，左傳文采盛，至於元朗世，恐其幾絕，末法千年，聖制竟墜，亦堪哀矣；劉歆之罪固不足誅，而沈冥二千年無人發揮者，至近人劉逢祿陳立鍾文烝乃始有發明，孔子之學，或漸賴以著，豈所謂循環還之運者歟！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

按：漢書無顏芝顏貞傳孝經事，自向、歆、楊雄、班固，博極羣書，不能知之，不省後人何以知此？東京以後，經學荒蕪，僞造典故，易有子夏之傳，左傳有曾申之傳，誕妄支離，恐未

足據也。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摠爲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爲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江左中興，孝經論語共立鄭

氏博士一人。

古文孝經，世旣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唯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旣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

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邪？陳氏澧說。

古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云：分堯曰篇後子張問

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劉歆徧亂羣經，皆有古文；以論語考之，漢書藝文志云：論語

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孔安國爲傳，今見何晏集解所引，亦僞託，與古文書古文孝經同，以其託出孔氏壁中，舍安國不足以昭人信也。

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字子長，吳人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並爲章句，列於學官

。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尙

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字長文，穎川人，魏司空王肅、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

張禹既受魯論，又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亂魯齊之家法矣；鄭康成就魯論考之齊古，爲之注焉，又亂今古之家法矣；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率皆僞古學說，而何晏集解以爲主：然則，今本論語，皆僞古學而已。自宋以後，尊論語者既至，近儒攻朱，辨論至夥；豈知其經劉歆竄亂邪？今論語有：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語，疑亦歆所加入，以實其魯君子左邱明親承孔子以抑公穀口傳之說。朱子語類謂：要知左氏是箇曉了識利害底人，趨炎附勢，大率左傳只道



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卷百二 十二按：史記仲尼弟子傳、文翁孔廟圖，皆無左邱明，蓋非孔門弟子，益見歆依託之僞妄也；然惑世千載，亦見讀書考古之難其人矣。自鄭康成何晏後，今文齊魯二家，無可復考；魏晉以後，注家皆用鄭何二本，蓋不足復道矣。

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前漢終軍，始受豹鼠之賜，自茲迄今，斯文甚矣。先儒多爲億必之說，

乖蓋闕之義，唯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今依郭本爲正。

爾雅爲歆僞學訓詁之祖，辨見漢書藝文志。張揖以爲作自周公、仲尼、子夏，固謬，即以爲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亦非也。

。豹鼠之辨，爲後漢世祖時竇攸事，

見文選注三十八引三輔決錄注。

郭璞誤引之

爲終軍，德明用之，疑誤千古。蓋自歆徵通爾雅者百餘人詣公車，爾雅遂行，建武之世，遂有徵用；若武帝以前，未於及爾雅者，可共明也。注家健爲文學、及劉歆爲之先，健爲文學注亦歆僞也。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按：史記漢書儒林傳，皆以爲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進者，是文帝並非右文之主，安

得有廣游學之事？博士當時，止成具文，又安得有更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之事？迨公孫宏悼道之鬱滯，始請諸經建立學官；若孝文時論語等且增置博士，宏何必復有鬱滯之歎；若文帝徒表彰論語等而畧五經，既欲廣游學而舍經任傳，無是理也；孝文帝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置博士，漢以前書皆無此說，唯歆移太常書有孝文時諸子傳說立於學官之語，然則趙岐之說，即出劉歆，以實其僞撰爾雅之事者，至明顯矣。

## 新學僞經考卷十

---

新學僞經考 卷十

# 新學僞經考卷十一

## 隋書經籍志糾謬第十一

隋志與經典釋文，並出隋唐時，僞古學一統久矣；今學亡絕，獨尊僞古，固宜然，紛紜謬亂，蓋已多矣。抑自漢志之後，諸史無志，籍以考經籍之源流，舍是莫之焉，故唐宋以來，鑽仰無盡，恐其惑亂學者耳目，並糾繩焉。然序說卦、序卦、雜卦爲河內後得，述月令、明堂、樂記爲馬融所增，因是得知易之僞書，記之竄亂，則隋志尙爲功過相比者也。

秦政憤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繇蕝之儀，救擊柱之弊。其

後，張蒼治律歷，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

按：史記李斯傳：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秦始皇本紀作：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是徐廣見歆未改之本，正與李斯傳同；且博士所職，秦旣不焚，博士七十，若不以教士，將何置焉？法令二字，爲歆竄入，志爲其所惑也。按：高祖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章，挾書之苛法，早在入關蠲除之例，何待惠帝乎？漢書爲歆所作，當有竄入，史記儒林傳稱：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即漢志亦云：漢興改秦之

敗，大收篇籍；何嘗云至惠帝始得行其業乎？且博士具官，六經具完，挾書之律即未除，博士之傳自若，兩漢人無不之長安受業博士者，仍秦制也；此志自未知之，故多誤據。

昔宓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伏犧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皆僞說，辨見前。至子夏傳，漢志不著；且易不傳於子夏，漢人無是說，蓋六朝之僞書也。至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

，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考法言問神篇云：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論衡正說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按：此說河內女子僅得易一篇，即說卦也。說卦說震、離、兌、坎四卦方位，及諸象，與京焦易卦氣圖同，其爲京焦學者所僞無疑。孔子傳易，自商瞿至楊何，大史談受之而傳於遷，未聞有缺，而忽云有所亡失，其僞易見。論衡祇言河內女子得易一篇，而此乃云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因河內之事，而又附會其說，其僞尤易見。蓋說卦與秦誓同出，爲武宣時人僞撰，序卦雜卦始見於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取足十篇而爲十翼，蓋劉歆所僞



。雜卦訓詁與爾雅同，并附之於河內所得以崇尊之，而泯其迹；幸賴此志之文，猶令後人有考也。

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郎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郎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

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掃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尙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費氏易辨見前。歸藏之名，爲劉歆僞撰周官所稱三易者，至實而造作一書，又爲六朝之僞妄，與王肅古文尙書同者，抑不足辨也。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

書序爲劉歆僞作，另篇辨之。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當時以比二十八宿，并後得之秦誓乃爲二十九篇；史記漢書儒林傳皆未分明，唯此志最得其實。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不考伏生所傳篇數，誤會班馬，則并後得以爲三十篇，可笑甚矣。

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受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共王壤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秦誓與河內女子所

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辨皆見前。

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

諸經多亡於永嘉之亂，然自歐陽大小夏侯既亡，古文十六篇亦

不傳，則是尚書眞僞俱亡。尚書荀崧疏謂：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然晉人戎狄之亂華猶少，老莊之滅學最深，故暴秦焚坑，而猶有伏、申、轅固、韓嬰、高堂、胡、董之師傅，典午淪墜，則并韋逞之母，不可多得矣；士不悅學之禍，其患乃過王者之焚，豈不烈哉！劉歆古文，亡於何日，實不可考；閻氏古文尚書疏證，據此以爲亡於永嘉之世，於是，梅賾得因隙以獻之；然晉書荀崧傳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已有孔氏，則是僞孔傳已行於西晉，蓋王肅僞爲古文書，以奪鄭學，以外祖之故，武帝尊之爲立博士，此文足據，至永嘉亂後，梅賾復獻之耳，非始於梅賾；劉歆古文之亡於永嘉，疑或然也。

濟南伏生之傳，唯劉歆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向則伏生之學，歆則反是，五行傳具在，今可覆按，乖戾卽由於此，作志者自不知耳。

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脩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尙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尙書之末。

梅賾所獻之僞古文，國朝閻氏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攻難不遺；然僞古文實出王肅，唯肅之學，乃能爲之；肅旣僞書，又僞家

語以證之，與劉歆同一心法；武帝時立學官，梅賾不過再獻之，如陳元韓歆請立左氏之類；此志謂：東晉梅賾始得，齊建武中列國學，殆未爲確也。獨晉世祕府既有古文，鄭注又復行世，逸篇尙見於齊梁間，篇目同十六篇之舊，則真僞易見，何無人據漢書藝文志十六篇之說以折之？亦可異事也；然古文亦爲僞作，則王肅之書，爲僞中之僞；於今，梅、閻、惠、江、王、孫數家之書，彰彰大行，童學皆知，此不復及。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詔，目諫爲諂，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

，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

道缺

周字當是商字之誤。

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韓詩

外傳：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卷三

漢書古今人表：

以太師摯諸人次之第三等，在祖伊之後，虢中虢叔之前，與微子、箕子、比干、膠鬲、微中、商容、師涓、梅伯、邢侯、鬼侯同列，師古注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玄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



其樂器而奔周，疵與摯，彊與陽，音近；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蓋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汝墳稱，「王室如燬」，文王稱「天命靡常」，洋洋盈耳之時，正靡靡之音之日，西漢今文家說，莫不同之此。云：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蓋鄭學盛行，隋唐人皆用其說，不足據也。然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此謂弟子非指疵彊諸人，注家之誤蓋緣此也。

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史記漢書皆作三百五篇，此云三百篇，或脫文。

至秦，獨以爲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

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毛詩序辨見經典釋文。毛詩在後漢甚孤，自鄭箋大行，而三家遂亡矣。若業注者，其朱傳之先聲邪？

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節；至於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已，多

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倉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襲，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

鄭氏本傳小戴今學，志云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

則康成定本以古爲主，其害則在雜揉今古也；然自此，大小戴慶氏之學亡矣。

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

劉歆僞撰周官，託出河間，無云李氏得之；此又魏晉後增造之僞經說也。

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綏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

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右辨皆見前。唯此志獨稱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傳經師之學，皆無月令明堂位樂記可見；蓋月令明堂位，僞作於劉歆，樂記亦歆所改竄者。漢書魏相傳

，言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亦歆所竄入者。禮記樂記正義引別錄作四十九篇，別錄爲歆所作，則四十九篇之名定於歆無疑；特密傳至馬融，注小戴記，始大顯；鄭康成受業於融，爲之作注，千餘年來，鄭注立於學，學者自少習鄭氏，忘月令明堂位樂記之所出，賴此志述其源流，猶能見竄僞之迹耳。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尙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邱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尙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

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尙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長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

，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濳微，今殆無師說。

左氏書爲歆僞造，辨見前。蓋歆僞經，以左氏爲根柢，左氏既盛，諸僞經符應皆合，故爲歆之學者，爭之最力；自東漢後，遂行。至隋唐，則公穀無師說，其微如此。近人多惜服氏之說亡；然服杜皆歆僞學，存亡不足計也。漢書律曆志匡衡傳，皆以國語爲春秋外傳，蓋亦歆竄入者；受其學者，若賈逵之徒，多以國語爲春秋外傳，既以左氏國語加書法爲春秋左氏傳，自以補緝之國語爲春秋外傳，是大學士申公隔壁之銘旌，展轉謬傳，祇供捧腹者也；然，劉向五十四篇之國語，隋志不可見，豈非真亡之乎！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敍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摠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

，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玄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孝經古文之僞，鄭注之可信，辨見前。山陽丁晏曰：孔安國之書久亡，其傳者皆僞本，非真古文，隋志之說覈矣。邢疏引唐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煩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無出

唐會要，冊府元龜，作元出。

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荀

昶集注之時，尙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劉炫詭隨，妄

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按其文云：

閨門之內，具禮矣；唐會要矣下有乎字。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

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

「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乎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

，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

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又注「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文苑英華作脫衣應功，暑其肌體，朝暮

從事，露髮跣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說雖旁出諸子，而

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小司馬辨古文孔傳之僞，說最明確

。孝經徵文

唐開元十年，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中昭、陸澄、

劉炫之說，親注孝經，八分書之，立於國學，所謂石臺孝經也

。蓋展轉傳謬，歧路有歧，今古雜合，幾於不可詰矣。宋至和

元年，司馬光上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則劉炫僞古文之餘波。淳

熙十三年，朱子撰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

十四章，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二，引詩者四，共二百二十三

字，後有自記述胡侍郎汪端明語；僞中又僞，紛紛竄亂，殆更

不足辨矣。

按：史記述六經，不及孝經，然出於西漢前，緯書甚尊之；其

後，得而尊崇，類秦誓，其文辭義理，蓋禮記之倫，不解何緣

，推崇至是。於是，劉歆僞爲古文，託爲孔安國之說於前，劉炫僞爲孔安國傳於後，僞中作僞，正與尙書同；而劉炫作僞，人能攻之，王肅作僞，千年無人疑之者，抑又少異；而豐蔀雖深，久而必露，至今諸僞眞隱盡發，究何益邪？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敍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旣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疇、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

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句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尙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

古論語爲劉歆僞作，辨見前。按：論衡正說篇云：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間以纖微之難，不

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以此論之，則劉歆所僞爲三十篇，與漢志不同者，蓋歆作七畧時未僞河間之九篇也，此志尙用漢志說。

漢未，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尙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摠義，附於此篇。

漢志以五經雜議、爾雅，附孝經家；隋志用其例，又用經典釋文例，以孝經爲孔子作，移在論語先。若夫鄭氏注已參考古論

，則論語已雜亂，而盛於人間，抑可想矣。何晏更以孔安國爲主，而諸家多皆古學也。許慎五經異義，蓋專主僞古學者也。爾雅之僞，辨見前。孔叢家語二書，姚際恒古今僞書考已著之，今不及。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衛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



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尙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曆樞、含神務、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緯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

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緯書雖多誕奇之說，然出西漢以前，與今文博士說合，猶無劉歆僞說也；其時與古說合者，則歆所竄入，大致則與古文絕界分疆者也。孔安國毛公，歆所僞託，王璜賈逵，歆之傳衣，微旨在變易今文，故攻緯以爲妖妄；蓋今古學勢不兩立故也。緯與讖異，漢書王莽傳徵通圖讖者，是讖乃歆莽之學，歆所攻者

，蓋專在緯也。天監隋煬，兩次禁焚，緯書幾盡；孔子之學，一遇秦焚，再遇隋焚，何不幸也？後儒忘緯書之本原，附會猥遠之說，並而黜之，致使今學之說頓盡，而不得與秦焚並歎，豈不惜哉！然志稱因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以成古學，世儒又非毀之。此敘今古學之異，又云：王弼杜預明之，自是古學稍立；古學實成於康成，此云立者，立於學官也；六朝受鄭學之餘，以古學爲主，而忘今古學之分久矣；此志猶能別白言之，宋明至今，罕有識今古學之殊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爲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

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

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以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凡志所錄：古今字詁三卷，古今字書十卷，古文官書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六文書一卷，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古今文等書一卷，古今字圖雜錄一卷，蓋歆既作僞，復散所造古文字於天下；至隋唐時所存，猶若是之多，抑可見矣。

## 新學僞經考卷十二上 僞經傳授表第十二上

劉歆之撰僞經也，託於通人，傳於校書，統一於鄭玄，布濩衍溢於魏晉六朝之儒，決定於隋唐之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遂至於今千年中，師儒傳授，黌舍講誦，衿纓僉僉，以究以宣，巨萬億千，洋蕩乎域外日本高麗新羅百濟之區，椎魁編髮文身之民，共尊傳之，其浩遠也如此；譬若僞朝，傳統數十，悉主悉臣，巨才鴻智，彌塞恢綸，青史氏不能廢掩焉；今爲之表，著其傳授，自西漢以前，爲歆僞託，不復錄，自唐以後，辭章盛而專門之學衰，宋明儒，雖出僞經，而亦無傳經之派，今以陸孔爲斷限焉。嗚呼！觀僞經所由始，及僞

經所由終，亦天地間教術之大變矣。按：後漢書儒林傳云：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經典釋文云：永嘉之亂，施梁邱之易亡，孟京之易人無傳者，又云：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北史儒林傳云：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蓋今學掃地盡矣。季漢之後，於易則有鄭氏王氏，書則鄭氏孔氏，詩則毛鄭，禮則鄭氏王氏，春秋有服氏杜氏；故魏晉六朝之學，盡僞經矣。近儒，於易以虞爲孟，以陸爲京；今考虞翻謂其先人解經疏闊，且以爲漢初以來讀易者解之率少，而獨與荀、馬、鄭、宋較長，又兼注國語，屢引周官，是深入歆郤，出於費易而微異者，於其家學，則全非矣。陸績與翟玄姚信蜀才千寶之倫，皆爲荀氏集解所



探，九家以荀爲主，則皆費學，而六日、七分、飛伏、世應之術，九家咸有者，則歆僞費主張卜筮，已兼採京說也。其以繫辭文言十篇解經，則兼施孟梁邱說，故鄭王二派，範圍外皆歆學也。夫自京出而孟微，其並稱京孟者，皆京氏也；費出而京微，其號爲孟京者，皆費氏也。范蔚宗：費氏興而京氏衰，一言最足信據，持此以斷億，不失一矣。魏晉易家，源派謬亂，世儒議論紛如，今辨正之，而錄入僞費焉。書則，僞中出僞，歆玄之學，唯河北一綫存焉，大江南，則王肅之學日盛，非歆先作俑焉，肅奚能託於古文哉？今大書王肅，以著代興；然肅又與歆異，故爲肅學者，不復列焉。其餘：詩並主毛，禮同遵鄭，若公穀二傳，唯王接范甯二人

；庭堅不祀，忽諸久矣，其混一之迹，學者共見，不復論列也。綜拔厥緒，劉歆創之以居首，鄭玄行之以居中，孔穎達賈公彥陸德明大定之，以居終；有傳授可考者敘之，無則以時代次焉。屬門人新會梁啓超，搜集羣書，表之如左。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春秋，僞經之序也，今亦依之；至論語孝經，本爲傳記，不當與六藝同科，其以爾雅附於孝經，小學附於六藝，尤爲巨謬，諸家目錄，率以爲準；今並革之，釐爲上下二卷，俾勿與經並行，以惑學者。

論語孝經，南北朝學者，莫不通習，今唯取有撰述者著焉。文字、聲音、訓詁之學，爲歆創古文所僞造，而二千年來，持以代聖統者，其流毒最甚矣，列爲一表。爾雅亦改從小學焉。其有達

才通人，大有功於僞學者，及所著書爲羣經義者，或學人而無專經不見於諸表者，統名通學，別爲一表，附於後。

費易

古文尙書

毛詩

周官

三禮附

左氏春秋

國語附

劉歆

劉歆

胡常

劉歆傳業。

劉歆

劉歆

劉歆

胡常

劉歆傳業。

徐敖

胡常弟子。

徐敖

劉歆傳業。

杜子春

劉歆弟子。

陳參

劉歆傳業。

賈護

劉歆傳業。

王璜

劉歆傳業。

王璜

徐敖弟子。

陳俠

徐敖弟子。

李守

劉歆弟子。

塗惲

徐敖弟子。

桑欽

塗暉弟子。

賈徽

塗暉弟子。

謝曼卿

陳俠弟子，有毛詩訓。

賈徽

謝曼卿弟子。

賈徽

劉歆弟子。

丁隆

劉歆弟子。

賈徽

劉歆弟子，有左氏條例。

陳欽

劉歆傳業。

陳欽

賈護弟子，王莽師。

鄭興

劉歆傳業。○按：欽興傳，皆不言。

鄭興

劉歆弟子

鄭興

劉歆弟子，有周官解詁。

鄭興

劉歆弟子，有春秋條例章句訓詁。

其傳易，然  
欽爲莽師，  
興歌弟子，  
陳元鄭衆，  
傳父業，則  
元衆之費，  
元衆之費，  
來，必自欽  
也。

陳元

陳欽子。

鄭衆

賈逵

賈徽子，有  
尚書古文同  
異。

杜林

有漆書古文  
尚書。

賈逵

賈徽子，有  
毛詩雜議難  
十卷。

鄭衆

賈逵

賈徽子，有  
周官解詁。

鄭衆

賈逵

賈徽子，有  
左氏傳，解  
三十卷，春  
秋左氏長，  
秋十卷，春  
二釋訓一，  
春秋訓三，  
經本訓詁十  
二卷，國語  
解詁。

陳元

陳欽子，有  
春秋訓詁，  
氏同異。

鄭衆

鄭興子。

衛宏

杜林弟子，  
有古文尚書  
訓旨。

徐巡

杜林衛宏弟  
子。

徐宣

按：宣為王  
莽講易大夫  
業，蓋亦歆傳  
附於

蘇竟

按：竟為王  
莽講書，祭  
酒，蓋亦歆  
傳業也，附

衛宏

謝曼卿弟子  
，有毛詩序

徐巡

衛宏弟子。

鄭興子。

衛宏

鄭興子，有  
周官解詁。  
有周官解詁

崔瑗

鄭興子，有  
春秋雜記條  
例九卷，春  
秋刪十九卷  
，國語章句

馬巖

賈逵弟子。

鄭安世

鄭衆子。

賈伯升

賈逵孫。

陳元弟子。

此。

韓歆

按：歆建武中，請立武氏易博士。

許淑

於此。

蓋豫周防

蓋豫弟子，有尚書雜記，二十三篇。

堂谿典

延篤

賈伯升堂谿典弟子。

韓歆

按：歆建武中，請立武氏春秋博士。

許淑

有左氏傳注解。

李封

張楷

有尙書注。

楊秉

周磐

尹敏

度尙

孫期

劉祐

按以上七人  
，傳授無考  
，其是否治  
，古文不可知  
，或受於歌

尹敏

呂叔玉

寇恂

馮異

周磐

濮陽闔

尹敏

張馴

高彪

許伯升

虞俊

陳紀



弟子也；唯  
據本傳錄之  
他放此。

丁鴻

楊倫

孔僖

按：以上三  
人，不見古  
文，辨見後  
漢書儒林傳  
。傳篇。

按：以上十  
人，其授無  
考，氏不可  
治，左氏受  
知，或及於  
歌，弟子也  
傳。

孔奮

孔奇

孔奮弟。

孔嘉

按：孔子○  
孔奮，不  
見左氏，辨  
傳後漢書儒  
林傳，氏云  
：林奇作左  
氏。

孔喬

孔子建

按：古文家每欲託於孔氏，而不知孔氏實無古文也；喬與子建亦為人所誣耳。

劉陶

。有中文尙書

孔子建

辨同上。

孔喬

辨同上。

刪，嘉作左氏說，亦不足信也。

劉陶

。有春秋條例

士燮

張衡

許慎

○按：慎非。  
賈逵弟子。  
孟易，詳後。  
漢書儒林傳

許慎

賈逵弟子。

許慎

賈逵弟子。

張衡

○有周官訓詁

趙岐

蔡邕

○有明堂月令章句。

許慎

賈逵弟子。

○劉陶弟子，  
有春秋左氏  
傳注十一卷

許慎

賈逵弟子。

篇。

景鸞

。有禮略二卷  
月令章句

服虔

有春秋左氏傳一卷，春秋左氏傳義三卷，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卷，春秋左氏傳音義三卷，春秋左氏傳音義三卷，春秋左氏傳音義三卷，春秋左氏傳音義三卷。

楊賜

穎容

楊賜弟子左氏，有春秋左氏傳例。

邊讓

楊俊

邊讓弟子。

謝該

有左氏釋。

樂詳

謝該弟子。

孔融

有春秋雜議  
難五卷。

王玠

有春秋左氏  
達義一卷。

荀爽

有周易注十卷。九家易解十卷。

馬融

有周易注一卷。

鄭玄

荀爽

有尙書正經。

張恭祖

馬融

有尙書注十卷。

盧植

馬融弟子，有尙書章句。

鄭玄

荀爽

有詩傳。

馬融

有毛詩注十卷。

盧植

馬融弟子。

鄭玄

荀爽

有禮傳。

張恭祖

馬融

有周官禮注十二卷。

盧植

馬融弟子，有三禮解詁。

鄭玄

彭汪

有左氏奇說。

荀爽

有春秋條例。

張恭祖

馬融

有三傳異同說。

鄭玄

馬融弟子，有周易注九卷。

程秉

鄭玄弟子，有周易摘。

許慈

鄭玄再傳。

孫炎

張恭祖馬融弟子，有尚書注九卷，尚書贊一卷。

程秉

鄭玄弟子，有尚書駁。

許慈

鄭玄再傳。

馬融弟子，有毛詩箋十卷，毛詩譜三卷，毛詩音。

王基

鄭玄弟子，有毛詩駁一卷。

許慈

鄭玄再傳。

孫炎

張恭祖馬融弟子，有周禮注十卷，周禮音一卷，周禮圖一卷，三禮音三。

鄭小同

鄭玄孫，有禮義。

許慈

鄭玄再傳。

孫炎

張恭祖馬融弟子，有春秋左氏分春秋一卷，公名一漢議，駁何氏漢議。

王基

鄭玄弟子。

許慈

鄭玄再傳。

孫炎

鄭玄再傳，  
有周易例。

宋忠

有易注十卷。

劉表

有周易章句  
五卷。

李譔

宋忠再傳，  
有古文易指

李譔

有古文尚書  
指歸。

劉宣

孫炎弟子。

鄭玄再傳，  
有毛詩注。

李譔

有毛詩指歸。

薛綜

鄭玄再傳，  
有述鄭氏禮，  
五宗圖。

鄭玄再傳，  
有周禮注。

李譔

有三禮指歸。

劉宣

孫炎弟子。

鄭玄再傳，  
有春秋三傳，  
國語注。

宋忠

尹默

宋忠弟子。

潘濬

宋忠弟子。

李譔

宋忠再傳，  
有左氏指歸。



歸。

鍾會

有周易無互  
體論。○按  
會與王弼同  
業，其闕互  
體，亦闕宗  
旨，不得謂  
非費學也。

王粲

田瓊

韓益

有尚書釋問  
四卷，祭問  
瓊益正。

范順

劉毅

有尚書義二  
卷，順問毅  
答。

董景道

○明馬氏尚書

劉楨

有毛詩義問  
十卷。

劉璠

有毛詩注四  
卷，毛詩箋  
傳是非二卷。

董景道

○有三禮通論

李咸

阮諶

有三禮圖一  
卷。

王孫滑

關羽

來敏

韓益

李敏

董景道

王朗

有易傳

王肅

王朗子，宋忠弟子，有撰定父朗易傳十卷易音。

董遇

有周易章句十卷。

王肅

有尚書駁議五卷，古文尚書注十一卷。

王肅

有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難二卷，毛詩音二卷，毛問。

徐整

有毛詩譜三

王朗

有周官傳。

王肅

王朗子，周官禮注十卷，周禮音一卷。

王朗

有春秋左氏傳，注春秋左氏傳，春秋左氏釋駁一卷。

王肅

王朗子，宋忠弟子，有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春秋外傳章句一卷。

董遇

有左氏傳章句。

劉邵

有易注。

管輅

有周易通靈  
決二卷，周  
易通靈要，周  
一卷，周易  
林四卷。○  
按輅等於易  
為別派，於  
費氏長於卦  
筮之流也。

虞翻

有周易注九  
卷，易律歷

卷。

太叔裘

有毛詩譜注  
二卷。

韋昭

朱育

同有毛詩答  
雜問。

陸璣

有毛詩草木  
鳥獸蟲魚疏  
二卷。

李典

曹耽

有春秋左氏  
音四卷。

韋昭

有春秋外傳  
國語注二十  
二卷。

唐固

有春秋外傳  
國語注二十  
一卷。

虞翻

有春秋外傳

一卷，周易日月變，按翻六卷，○詳非孟易，藝文志篇。

陸績

有周易注十卷，○按五卷，荀氏續在，荀氏家注，不謂以其注，京氏易傳，而謂非費學也，詳見前。

姚信

有周易注十卷。

尙廣

嚴峻

國語注二十卷。

周生烈

張紘

以崇

賈洪

賈逵

高岱

有周易雜占  
九卷。

翟玄

有易義。

荀顛

有難鍾會易  
無互體論。

王弼

有周易注六  
卷，周易略  
例一卷，周  
易窮微論一  
卷，易辨一  
卷。

文立

荀顛

文立

白侯子安

張昭

白侯子安弟  
子，有春秋  
左氏傳解。

杜寬

有春秋左氏  
解。

杜預

何晏

有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說十三卷。

荀輝

有周易注十卷。

阮籍

有易通論一卷。

嵇康

有周易言不盡意論。

恒玄

有繫辭注二

范隆

有三禮吉凶宗紀。

有春秋左氏經傳十卷，春秋左氏傳集解十卷，春秋左氏傳音義三卷，春秋左氏傳評注二卷，春秋左氏傳歷春傳，左氏春秋評注二卷，春秋左氏傳歷春傳。

嵇康

劉寔

有春秋左氏傳十一卷，春秋左氏傳例二卷。

卷。

裴秀

有易論。

衛瓘

有易義。

王宏

有易義。

鄒湛

有周易統略  
五卷。

劉兆

有周易訓注。

司馬柚

有周官寧朔  
新書。

王懋約

有周官寧朔  
新書注。

卷，集解春  
秋序一卷。

汜毓

有春秋釋疑

虞溥

鍾繇

劉兆

有春秋三家  
集解十一卷  
，春秋左氏

向秀

有周易義。

阮咸

有周易難答  
論二卷。

應貞

有明易論一  
卷。

王濟

有周易義。

皇甫謐

有易解。

阮渾

全綜春秋調  
人。

王長文

有春秋三傳  
十二篇。

胡訥

有春秋三傳  
評十卷，春  
秋集三師難  
三卷，春秋  
集三傳，春  
秋解。



有周易論。

袁準

有周易傳。

王廙

有周易注三卷。

韓伯

有繫辭注二卷。

楊乂

有周易卦序論一卷。

袁準

有周官傳。

京相璠

有春秋土地名三卷。

王接

范甯

按：接甯注公穀，實雖兼揉三傳，故並列之。

郭璞

有周易三卷  
，周易新林卷  
九卷，周易卷  
林卷，周易卷  
立成六卷，周  
，周易卷  
經一卷，周義  
斗圖一卷，易  
易卦一卷，命  
斗內論一卷錄

荀崧

葛洪

有周易雜占  
十卷。

孫盛

郭璞

有毛詩拾遺  
一卷，毛詩  
略四卷。

牛寶

有毛詩音四  
卷。

謝沈

有毛詩外傳  
毛詩注二十  
卷，毛詩義十  
疏十卷，毛詩  
釋義十卷。

有易象妙於見形論。

袁宏

有周易略譜一卷。

宣舒

有通易象論一卷。

張輝

有易義。

杜育

有易義。

阮侃

有毛詩音。

袁瓌

有詩注。

孫毓

有毛詩異同評十卷。

陳統

有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毛詩表隱二卷。

孫毓

有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卷，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

楊瓚

有易義。

邢融

有易義。

裴藻

有易義。

許適

有易義。

楊藻

有易義。

張璠

傅玄

有周官論評  
十二卷。

陳邵

有周官禮異  
同評十二卷。

有周易集解  
十卷，略論  
一卷。

干寶

有周易注十  
卷，周易注  
陰陽卷，周  
易爻義一卷  
，周易問辭  
二卷，周易  
玄品二卷。

殷融

有象不盡意  
論。

黃穎

有周易注四  
卷。

干寶

有周官禮注  
十二卷，答  
周官駁難五  
卷。

孫琦

伊說

有周官禮注  
十二卷。

干寶

有春秋左氏  
函傳義十五  
卷，春秋序  
論二卷。

荀訥

有春秋左氏  
傳音四卷。

宋岱

有周易論一卷。

徐邈

有周易音一卷。

范宣

有易論難。

李顥

有周易卦象數音六卷。

續咸

專鄭氏易。

徐邈

有毛詩音十六卷，又二卷。

袁喬

有詩注。

殷仲堪

有毛詩雜義四卷。

徐邈

有周禮音一卷。

范宣

有三禮論難。

徐邈

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劉和

習鄭氏易。

顧夷

有周易難王  
輔嗣義一卷。

李軌

有周易音一  
卷。

宋處宗

有通易論一

劉和

蔡謨

有毛詩疑字

江熙

有詩注二十  
卷。

李軌

有毛詩音。

江愔

有毛詩音。

虞喜

有毛詩略釋

劉和

李軌

有春秋左氏  
傳音一卷。

方範

有春秋經例  
十二卷。

虞喜

有周官駁難

卷。

李悅之

有繫辭注易音。○釋文作袁悅之。

沈熊

有周易譜一卷，周易雜音三卷。

范長生

有周易注十卷。○即蜀才。

謝万

有繫辭注。

。

徐廣

三卷。

劉昌宗

有周禮音三卷。

孫畧

有周官禮駁難四卷。

徐廣

黃容

有左傳抄。



張詠

有講易疏二十卷。○按以下為南朝派。

荀柔之

有周易繫辭注二卷，易音。

雷次宗

有周易注。

何譚之

有周易疑通五卷。

裴松之

有毛詩背隱義二卷。○按：以下為南朝派。

雷次宗

有毛詩義一卷。

劉孝孫

臧燾

有答禮問。○按：以下為南朝派。

傅隆

吳苞

何始真

謝莊。○按：有春秋圖。○按：以下為南朝派。

有春秋左氏區別三十二卷。

張浩

有周易占一卷。

徐爰

有繫辭注二卷，易音。

范歆

有周易義一卷。

卞白玉

有周易繫辭注二卷。

祖沖之

有毛詩正論十卷。

徐爰

有毛詩音。

孫暢之

有毛詩引辨一卷，毛詩序義一卷。

周續之

有毛詩序義。

何偃

杜乾光

有春秋釋例引序一卷。

蕭子懋

有春秋例苑三十卷。

有易義。

顧歡

注王弼易二  
繫。

徐伯珍

有周易問答  
一卷。

周顥

有周易論三  
十卷。

明僧紹

有毛詩釋一  
卷。

顧歡

有毛詩集解  
序義一卷。

阮珍之

有毛詩序注  
一卷。

蘇寶

王延之

有春秋旨通  
十卷，春秋  
左氏經傳  
解四卷。

臧榮緒

有繫辭注。

費元珪

有周易注九  
易。

尹濤

有周易注六  
卷。

劉瓛

有周易乾坤  
義二卷，周  
易四德例一  
卷。周易繫  
辭義疏二卷

劉瓛

有毛詩序義  
二卷，毛詩  
篇次義一卷  
，毛詩雜義  
一卷。

明山賓

劉瓛

范縝

劉瓛弟子。

司馬筠

---

嚴植之

劉瓛弟子。

何循

劉瓛弟子，  
有周易注十  
卷。

---

嚴植之

劉瓛弟子。

何循

劉瓛弟子，  
有毛詩摠集，  
六卷，毛詩  
隱義十卷。

---

劉瓛弟子。

嚴植之

劉瓛弟子。

何循

劉瓛弟子，  
有禮荅問五  
十卷。

司馬壽

司馬筠子。

孔僉

何循弟子。

孔元素

孔僉兄子。

---

嚴植之

劉瓛弟子。

蕭偉

有周易幾義一卷，周易發義一卷。

蕭歸

有周易義記。

伏曼容

有周易注八卷，周易集林十二卷。

蕭子政

有周易義疏十四卷，繫

謝曇濟

有毛詩檢漏義二卷。

伏曼容

崔靈恩

有集注毛詩二十四卷。

顧越

司馬燮

司馬駿

司馬燮子。

許懋

何佟之

崔靈恩

有集注周官禮二十卷，三禮義宗三十卷。

劉之遴

有春秋大意左氏三傳同異。

崔靈恩

有春秋經傳解六卷，春秋申先儒論十卷，春秋秩

辭義疏二卷

王承

沈麟士

有周易繫辭  
訓注，易經  
要略。

太史叔明

沈麟士弟子

有毛詩旁通  
義，毛詩義  
疏。

龔孟舒

舒瑗

有毛詩義疏  
二十卷。

傳談

沈麟士

沈峻

沈麟士弟子

沈文阿

沈峻子。

左氏傳立義  
十卷，春秋  
序一卷。

裴邃

田元休

有春秋序注  
一卷。

沈峻

沈文阿

沈峻子，有  
春秋左氏經  
傳義略二十  
五卷。

陶弘景

有易髓三卷

陶弘景

有毛詩序注

沈宏

沈峻弟子。

沈熊

沈峻弟子。

劉岳

沈峻弟子。

張及

沈峻弟子。

孔子雲

沈峻弟子。

陶弘景

有三禮目錄

沈宏

沈峻弟子。有春秋五辨二卷，春秋六卷，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嘉語六卷。

王元規

沈文阿弟子，有續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春秋發題辭十一卷，左傳音三卷。

陸慶



。

賀場

。有周易講疏

周弘正

有周易義疏

一卷。

一卷。

賀道力

賀損

賀道力子。

賀場

賀損子有禮講疏。

賀革

賀場子。

賀琛

賀場兄子，有三禮講說。

徐伯陽

賀道養

有春秋序注一卷。

賀革

十六卷。

張譏

周弘正弟子  
有周易義  
十卷。

潘徽

張譏弟子。  
○按：徽本  
北人，以  
受譏學，  
於此。

卞華

庾詵

潘徽

按：徽受書  
於張沖，  
為北派，  
其多者，  
於此。

張譏

有毛詩義。

施公

潘徽

施公弟子。

皇侃

賀瑒弟子，  
有禮記義  
十卷。

鄭灼

皇侃弟子。

潘徽

鄭灼弟子。  
○按：徽本  
北人，以  
受灼學，  
於此。

徐勉

王儉

何承天

王儉

有春秋晉二

有易林二十卷。

朱异

有集注周易一百卷，周易集注三十卷，易講疏。

孔子祛

有續朱氏集注周易一百卷。

姚規

有周易注七卷。

崔觀

有禮論三百卷。

朱异

有禮講疏。

王筠  
孔子祛

有續何氏禮論一百五十卷。

沈洙

陸詡

沈德威

沈不害

虞僧誕 卷。

王筠

沈洙

有周易注十卷，周易統例十卷。

馬楷

有周易爻一卷。

沈林

有周易義三卷。

武靖

有易雜占七卷。

梁蕃

有周易開題義十卷，周易文句義疏

孫詳  
蔣顯

按：詳顯皆北人，而學於南者。

賀德基

蕭濟  
謝貞

二十卷。

宋褰

有繫辭注二卷。

范述曾

有文言注。

褚仲都

有周易講疏十六卷。

褚脩

褚仲都子。

全緩

褚仲都弟子。

沈重

有毛詩義疏二十八卷，毛詩音二卷。

全緩

有毛詩義疏。

沈重

有周官禮義疏四十卷。

張衡

沈重弟子。

劉文紹

戚袞

劉文紹弟子  
，有周禮音  
三禮義。

張崖

劉文紹弟子。

李曾

按：以下爲  
北朝派。

李孝伯

李曾子。

李曾

按：以下爲  
北朝派。

李孝伯

李曾子。

魯弘度

有易林一卷  
○按：以下為北朝派

崔浩

有周易注十卷

闕駟

有集王朗易傳

劉昞

關康之

有毛詩義  
○按：以下為北朝派

元延明

有毛詩誼府三卷

劉芳

有毛詩箋音證十卷

李謐

李孝伯子。

王曉

有周禮音一卷

元延明

有三禮宗略二十卷

劉芳

有周官義證

宇文愷

李謐

李孝伯子，有春秋叢林

衛冀隆

賈思同

有春秋傳駁十卷。○按：學：思同為杜而南派，北人其書合衛，以隆之說而成；故亦次焉；其下姚文安秦道靜亦援此例。

劉休和

有周易注。

關朗

。有易傳一卷

梁祚

高允

。有毛詩拾遺

。有明堂圖議

令狐熙

邢虬

五〇

劉芳

。有推韋昭所注國語音。

高允

。有左氏釋。

潘叔虔

。有春秋經合三傳十卷。

衛覬

陳達

秦道靜

姚文安



牛天祐

新學偽經考 卷十二上

王保安

劉蘭

○ 王保安弟子

王保安

劉蘭

○ 王保安弟子

酈詮

李崇祖

○ 有左氏釋謬

○ 有左氏駁妄

楊悖

辛子馥

○ 有春秋三傳  
摠。

王保安

劉蘭

○ 王保安弟子

張吾貴

○ 牛天祐弟子

董道貴

孫惠蔚

○ 董道貴弟子

程玄

劉獻之

程玄弟子，  
有毛詩序義  
一卷。

高望崇

張吾貴

○ 酈諡弟子。

程玄

孫惠蔚

○ 程玄弟子。

張普惠

○ 程玄弟子。

劉獻之

程玄弟子，  
有三禮大義  
四卷。

張吾貴

○ 受於劉蘭。

程玄

孫惠蔚

○ 程玄弟子。

劉獻之

程玄弟子，  
有三傳略例  
三卷。

王聰

徐遵明

○張吾貴弟子

盧景裕

○徐遵明弟子，有周易注

李鉉

王聰

徐遵明

○王聰弟子。○按以下為北朝派。

盧景裕

○徐遵明弟子

李周仁

○徐遵明弟子

李鉉

董徵

徐遵明

○王聰弟子。

盧景裕

○徐遵明弟子

李周仁

○劉獻之弟子

李鉉

劉獻之高望崇弟子。

徐遵明

○張吾貴弟子

盧景裕

○徐遵明弟子

房虬

李鉉

徐遵明

徐遵明

○有春秋義章三十卷。

盧景裕

○徐遵明弟子

鮮于靈馥

李鉉

徐遵明弟子，有周易義例。

樂遜

○ 徐遵明弟子

崔瑾

○ 徐遵明弟子

呂思禮

○ 徐遵明弟子

○ 徐遵明弟子

樂遜

○ 徐遵明弟子

張文敬

○ 徐遵明弟子

呂思禮

○ 徐遵明弟子

徐遵明李周仁弟子，有毛詩義疏。

樂遜

○ 徐遵明弟子

徐遵明房蚪弟子，有三禮義疏。

樂遜

○ 徐遵明弟子

祖儁

○ 徐遵明弟子

田元鳳

○ 徐遵明弟子

紀顯敬

○ 徐遵明弟子

徐遵明鮮干靈馥弟子，有三傳異同十二卷。

樂遜

○ 徐遵明弟子

馬敬德

○ 徐遵明弟子

張奉禮

○ 徐遵明弟子

張彫武

○ 徐遵明弟子

呂黃龍

徐遵明弟子

夏懷敬

徐遵明弟子

張買奴

徐遵明弟子

鮑季詳

徐遵明弟子

邢峙

徐遵明弟子

鮑長宣

徐遵明弟子

王元則

徐遵明弟子

張買奴

徐遵明弟子

鮑季詳

徐遵明弟子

邢峙

徐遵明弟子

權會

徐遵明盧景裕弟子。

郭茂

○ 盧景裕弟子

權會

○ 徐遵明弟子

權會

○ 徐遵明弟子

董令度

○ 李周仁弟子

程歸則

○ 李周仁弟子

劉晝

○ 徐遵明李鉉弟子。

熊安生

○ 徐遵明房蚪李鉉弟子。

權會

○ 徐遵明弟子

馮偉

○ 徐遵明弟子

劉晝

○ 徐遵明弟子

馮偉

○ 徐遵明李鉉弟子。

郎茂

○按：北史儒林傳：序茂，而無郭茂郎，茂，又別有郎，權會則受業郭近者，二人並為一人，二並不可知。

張思伯

徐遵明程歸則弟子，有毛詩章句。

郎茂

權會弟子。

劉敬和

程歸則弟子

劉軌思

程歸則張思伯劉敬和弟子，有毛詩義疏。

張思伯

徐遵明弟子，有左氏刊例十卷。

郎茂

張奉禮弟子。

刁柔

李鉉弟子。

孫靈暉

孫惠蔚曾孫子，熊安生弟子。

郭仲堅

熊安生弟子。

馬元熙

馬敬德子。

解法選

權會弟子。

劉焯

劉炫

劉焯

○ 劉軌思弟子，有毛詩義疏。

劉炫

○ 劉軌思弟子，有毛詩述義一卷，詩序注一卷，毛詩譜注二卷。

丁恃德

○ 熊安生弟子

馬光

○ 熊安生弟子

劉焯

○ 熊安生弟子

劉炫

○ 熊安生弟子

郭懋

劉焯

○ 郭懋弟子。

劉炫

○ 郭懋弟子，有春秋左傳杜預集解一卷，春秋左氏傳述義四



游肇

有易集解。

李平

王貞

房暉遠

何安

有周易講疏  
十三卷。

王通

張沖

房暉遠

監伯陽

游肇

李平

王貞

房暉遠

魯世達

有毛詩章句  
義疏四十卷  
，毛詩注并  
音卷。

游肇

房暉遠

褚暉

明克讓

劉禕

盧光

十卷，春秋  
攻昧十二卷  
，春秋規過  
三卷，春秋  
義囊二卷。

張沖

房暉遠

辛德源

有春秋三傳  
集注三十卷。

庚信

有讀易十卷

又王玄

有周易注十卷。

王凱沖

有周易注十卷。

虔薛

有周易音注。

顏見遠

顏協之

顏見遠子。

顏之推

劉醜

有毛詩義疏。

王伯興

有毛詩駁五卷。

平鑒

顏見遠

顏協之

顏見遠子。

顏之推

張文詡

夏侯伏朗

有三禮圖。

楊文懿

平鑒

顏見遠

顏協之

顏見遠子。

顏之推

顏啓期

有大夫譜十一卷。

元善

顏見遠

顏協之

顏見遠子。

顏之推

顏協之子。

顏師古

顏之推子。

魏徵

有周易義六卷。

孔穎達

有周易正義十四卷，周易玄談六卷。

陸德明

顏協之子。

顏之古

顏之推子。

孔穎達

有毛詩正義四十卷。

陸德明

顏協之子。

顏師古

顏之推子。

孔穎達

有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賈公彥

孔穎達弟子，有周禮疏五十卷。

陸德明

顏協之子。

顏師古

顏之推子。

孔穎達

有春秋左氏傳正義三十六卷。

陸德明

新學僞經考 卷十二上

六二

有周易文句  
義疏二十四卷  
義疏，周易大  
義十二卷，大  
周易釋文一  
卷。

---

有毛詩釋文  
一卷。

---

有周禮釋文  
二卷。

---

有春秋左氏  
傳釋文六卷

新學僞經考卷十二上

新學偽經考卷十二下  
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下

古論語

劉歆

古孝經

劉歆

桓譚

桓譚

小學

劉歆

張竦

楊雄

有蒼頡訓纂一篇，方言十三卷。

桓譚

郭偉

通學

劉歆

張竦

楊雄

尹咸

房鳳

王龔

桓譚

鄭興

陳欽

---

鄭衆

---

鄭衆

---

杜林

張竦弟子，有蒼頡訓纂蒼頡故。

劉棻

劉歆子，楊雄弟子。

侯芭

楊雄弟子。

二

---

賈徽

杜子春

崔篆

以上並劉歆傳業

杜林

張竦弟子

劉棻

劉歆子，楊雄弟子。

侯芭

楊雄弟子

鄭衆

有論語傳。

。有孝經注一卷

衛宏

杜林弟子，有  
古文官書。

鄭興子。

陳元

陳欽子。

賈逵

賈徽子。

衛宏

杜林弟子。

徐巡

杜林弟子。

崔駰

崔篆孫。

鄭安世

鄭衆子

許慎

許慎

許慎

許慎

有說文解字十卷。

賈逵弟子，有五經異義十卷。

尹珍

賈逵弟子。

崔瑗

崔瑗

有飛龍篇。

崔十子，賈逵弟子。

許沖

許沖

許沖

許慎子。

許慎子。

許慎子。

周舉

張衡

劉珍

劉珍



。有釋名三十卷

班固

有大甲篇在昔篇。

蔡邕

有勸學聖皇篇，女史篇。

劉陶

劉駟駮

班彪

班固

班彪子。

王充

班彪弟子。

周舉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楊彪

韓說

陳寔

馬融

有論語解。

馬融

。有孝經注一卷

樊光

。有爾雅注三卷

李巡

。有爾雅注三卷

荀爽

陳寔弟子。

賈彪

陳寔弟子。

馬融

按：融為摯恂弟子。

盧植

延篤

馬日磾

范冉

按：寔為樊英弟子，以英非大師不列，後以為例。

鄭玄

有論語注十卷，古文論語注十卷，論語釋義十卷。

鄭玄

有孝經注一卷。

高誘

有孝經解。

鄭玄

按：玄為偽學宗子，其詁訓諸經，皆畧小學也，特列之。

楊克

按：克亦為呂叔公朱叔明白仲職弟子。

鄭玄

有六藝論駁，五經異義。以上並馬融弟子。○按：玄亦為張恭祖弟子。

劉德然

高誘

公孫瓚

以上並盧植弟子。

---

程秉

鄭玄弟子，有  
論語弼。

---

賈魴

有滂喜篇。

郭訓

有雜字音一卷，  
古文奇字一卷。

八

---

郗慮 國淵 崔瑗 公孫方 孫皓 程秉 趙商 馬昭 張逸 王基 任嘏 冷剛

---

陳羣

有論語解。

---

宋均

鄭玄弟子，有孝經皇義一鄭

---

劉熙

鄭玄弟子，有釋名八卷。

---

田瓊

范閣

吳模

焦喬

王權

鮑遺

陳鏗

崇精

劉熙

宋均

以上並鄭玄弟子。

鄭小同

鄭玄孫。

許慈

劉熙弟子。

薛綜

劉熙弟子。

孫炎

以上並鄭玄再傳。

許勛

許慈子。

劉宣

孫炎弟子。○  
以上並鄭玄三傳。

孫炎

有爾雅注七卷，  
爾雅音一卷。

服虔

有通俗文一卷

張揖

有廣雅四卷，古今字詁林三卷，三倉訓詁三卷，埋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

服虔

宋忠

司馬徽

潘濬

宋忠弟子。

向朗

司馬徽弟子。

尹默

宋忠司馬徽弟子。

李仁

宋忠司馬徽弟子。

尹宗

張昭

有論語注。

虞翻

有論語注十卷。

虞翻

有孝經注。

蘇林

李登

有聲類十卷。

有孝經注一卷

劉邵

有孝經古文注一卷。

王肅

有論語注十卷，論語釋駁三卷。

周生烈

有論語注，論語義例。

譙周

王肅  
有孝經解一卷

曹彥

有字義訓音六卷，古今字苑一卷。

項峻

有始學篇十二卷。

尹默子。

李譔

李仁子。

隗禧

有諸經解。

王朗

王肅

王朗子，有聖證論十二卷。

董遇

周生烈

姜維

譙周



有論語注十卷

鄭冲

孫邕

曹羲

荀顛

何晏

有論語集解十卷。

王弼

有論語釋疑三卷。

衛瓘

孫熙

有孝經注一卷

韋昭

有孝經解讀一卷。

何晏

有孝經注一卷。

嚴峻

韋昭

有辯釋各一卷。

束皙

有發蒙記一卷。

郭璞

有爾雅注五卷，爾雅圖讚二

有五經然否論。

韋昭

傅咸

有七經詩。

何晏

有五經大義五卷。

束皙

有五經通論。

徐苗

有五經同異評一卷。

有論語集注六卷。

徐邈

有論語音二卷。

崔豹

有論語集義八卷。

繆播

有論語音序二卷。

郭象

有論語體略二卷，論語隱一

有孝經傳。

徐整

有孝經嘿注一卷。

謝萬

有集解孝經一卷。

卷，音一卷，方言注十三篇，三倉注三篇。

李軌

有小爾雅解一卷。

陸機

有吳章二卷。

楊方

有五經鈎沈十卷。

徐邈

有五經音十卷。

李軌

有諸經音。

孔衍

戴逵

有五經大義二卷。

周楊

有五經咨疑八卷。

卷。

樂肇

有論語釋疑十卷，論語駁序二卷。

虞喜

有論語讚鄭氏注九卷，新書對張論語十卷。

曹毗

有論語釋一卷。

應琛

荀勗

有集議孝經一卷。

袁敬仲

有集義孝經一卷。

虞喜

有孝經注。

楊泓

有孝經注一卷。

樊恭

有廣倉一卷。

王延

有文字音七卷。

李彤

有論語藏集解一卷。

庾翼

有論語釋一卷。

李充

有論語集注十卷，論語釋一卷。

范甯

有論語注。

孫綽

有論語集解十卷。

孟整

有字指二卷，單行字四卷，字偶五卷。

葛洪

有要周字苑一卷。

周研

有聲韻四十一卷。

王義

有小學章一卷，文字要記三卷。

---

有論語注十卷

梁覲

有論語注釋十卷。

袁喬

有論語注釋十卷。

尹毅

有論語注釋六卷。

王濛

有論語義一卷。

江熙

有論語集解十卷。

蔡謨

---

楊方

有小學九卷。

顧愷之

有啓蒙記三卷。

呂忱

有字林七卷。

殷仲堪

有常用字訓一卷。

呂靜

有韻集六卷。

袁宏

江惺

蔡系

周懷

王珉

以上六家，見皇侃疏。

張憑

有論語注十卷，論語釋一卷。

宋纖

有論語注。

暢惠明

袁宏

有孝經注一卷。

殷仲文

有孝經注一卷。

車循

有孝經注一卷。

孔光

有孝經注一卷。

何承天

何承天

何承天

有論語義注十卷。

張隱

有論語釋一卷。

鄒原

有論語通鄭一卷。

姜處道

有論語論釋一卷。

孔澄之

有孝經注一卷。

何約之

有大明中皇太子講義疏一卷。

荀昶

有孝經注一卷。

有纂文三卷。

謝康樂

有要字苑一卷。

顏延之

有詰幼一卷。纂字六卷。

荀楷

有廣詰幼一卷。

段宏

有韻集八卷。

吳恭

有字林音義五

接：以下為南朝派。

徐廣

劉瓛

范縝

司馬筠

○有論語注十卷

張畧

○有論語統八卷

嚴植之

○有孝經注一卷

謝稚

○有孝經圖一卷

王玄載

○有孝經注一卷

周顒

○有孝經義疏。

費沈

○有孝經注一卷

卷。

嚴植之

何遜

以上並劉瓛弟  
子。

司馬壽

司馬筠子。

孔僉

何遜弟子。

孔元素

孔僉兄子。

鮑泉



---

陸澄

有孝經義。

---

明僧紹

有孝經注一卷。

李玉之

有孝經義疏二卷。

---

侯洪泊

有字類叙評一卷。

戴規

有辨字一卷。

鄒誕生

有要用字對誤四卷。

---

有六經通數十卷。

陸澄

王儉

朱异

孔子祛

劉之遴

庾黔婁

明僧紹

明山賓

明僧紹子。

明寶

明山賓子。

蕭子顯

有孝經義疏一卷，孝經敬愛義一卷。

鄒里

有要用雜字三卷。

李少通

有雜字要三卷，今字辨疑三卷。

劉霽

有釋俗語八卷。

劉杏

有要雅五卷。

阮孝緒

有文字集略六卷。

伏容曼

有論語義。

范麋

有論語別義十卷。

虞遐

有論語注十卷。

沈麟士

有論語訓注。

卞聿

伏受容

伏延

伏曼容子。

崔靈恩

盧廣

沈麟士

太史叔明

沈麟士弟，子有論語集解十卷。

許容

有論語注十卷。

曹思文

有論語注十卷。

戴詵

有論語述議二十卷。

太史叔明

有孝經義一卷。

沈文阿

有孝經義記。

劉歆

有古今文字序一卷。

庾曼倩

有文字體例。

范岫

有字學音訓。

周興嗣

有千字文一卷。

太史叔明

沈麟士弟子。

沈峻

沈麟士弟子。

沈文阿

沈峻子，有經典大義十二卷。

沈宏

沈熊

劉岳

張及

蕭子範

有千字文一卷。

孔子雲

以上並沈峻弟子。

王元規

有孝經義記二卷。

蔡蘧

有千字文注。

王元規

沈文阿弟子，有續經典大義十四卷。

蕭子雲

有千字文注一卷。

范述曾

呂道惠

顧野王

有爾雅音玉篇三十一卷。

顧野王

陶弘景

陶弘景

有論語集注十卷。

賀瑒

有集注孝經一卷。

夏侯詠

賀瑒

褚仲都

有論語義疏十卷。

皇侃

有論語義疏十卷。

有孝經講義一卷，孝經義疏一卷。

曹思文

有孝經注一卷。

諸葛循

有孝經序一卷。

皇侃

有孝經義疏三卷。

有四聲韻略十三卷。

周彥倫

有四聲切韻。

沈約

有俗說四聲一卷。

沈旋

沈約子，有集。

有五經祕表要十一卷。

賀革

賀瑒子。

賀季

賀瑒子。

賀琛

賀瑒兄子。

皇侃

賀瑒弟子。

鄭灼

江係之

有孝經注一卷。

周弘正

有孝經私記二卷。

張譏

有孝經義八卷。

張沖

有孝經義三卷。

顧越

有孝經義疏。

注爾雅十卷。

潘徽

有萬字文韻纂三十卷。

王斌

有四聲論。

施乾

有爾雅音。

嶠謝

有爾雅音。

張諒

皇侃弟子。

潘徽

鄭灼弟子。

周弘正

賀德基

張譏

賀德仁

並周弘正弟子。

孫暢之

有五經雜義六卷。

王煥

有論語義疏。

顧越

有論語義疏二卷。

張沖

有論語義十卷。

張譏

有四聲韻林。

有五經決錄五篇。

邯鄲綽

有五經柝疑二十八卷。

元延明

有五經宗略二十三卷。○按以下爲北朝派。

崔浩

房景先

有五經疑問十卷。

李同軌

封軌

崔浩

有解急就章二卷。

江灌

有爾雅音八卷，爾雅圖讀一

陳奇

有論語注。○  
按奇常非馬鄭  
解經失旨，則  
亦弼肅翻，之  
流；但今學久  
亡，雖好立異  
耳。亦以暴易暴

陳奇

有孝經注一卷

陸暉

卷。  
有悟蒙章。

封偉伯

封軌子。

李郁

李彪

王神貴

有五經辨疑十卷。

常爽

有六經略注。

劉蘭

按：蘭為王保安弟子。

張吾貴



劉蘭弟子。○  
吾貴亦爲牛天  
祐鄴詮弟子。○

王聰

程玄

徐遵明

張吾貴王聰弟  
子。○

孫惠蔚

按惠蔚亦爲董  
道季弟子。○

張普惠

劉獻之

並程玄弟子。○

江式

有古今字四十  
卷。○

李鉉

有論語義疏。

樂遜

有論語序論。

樂遜

有孝經序論。

李鉉

有字辨。

宋世良

有字略。

諸葛穎

盧景裕

李鉉

按：鉉亦爲房  
糾鮮于靈馥弟  
子。

李業興

樂遜

崔瑾

呂思禮

張文敬

祖儁

馬敬德

田元鳳

有桂苑珠叢一  
百卷。

李燧

有修續音韻決  
疑十四卷，音  
譜四卷。

楊休之

有韻略一卷。

張奉禮

紀顯敬

張彫武

呂黃龍

鮑長宣

鮑季詳

夏懷敬

王元則

張買奴

權會

馮偉

張思伯

---

熊安生

○有孝經義一卷

三二

---

邢峙

劉晝

熊安生

以上並徐遵明  
弟子。

李周仁

徐遵明劉獻之  
弟子。

高望崇

董徵

劉獻之弟子。

郭茂

盧景裕弟子。

耶茂

---

權會張奉禮弟子。

馬元熙

馬敬德子。

解法選

權會弟子。

刁柔

李鉉弟子。

董令度

李周仁弟子。

程歸則

李周仁弟子。

劉軌思

張思伯程歸則

弟子。

孫靈暉

孫惠蔚曾孫，  
熊安生弟子。

李崇祖

李業興子。

郭仲堅

丁恃德

馬光

並熊安生弟子。

劉焯

有五經述議。

陸法言

有切韻五卷。

劉善經

有四聲指歸一  
卷。

劉炫

劉炫

劉炫

有論語述義十卷。

徐孝克

有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

史辟原

有續注論語十卷。

有古文孝經述義五卷。

徐孝克

有孝經義疏六卷。

趙文深

有刊定六體書。

盧辯

有稱謂五卷。

王劭

有俗語雜字一卷。

曹壽

有急就章解一卷。

有五經正名並劉軌思熊安生弟子。

沈重

樊文深

有七經義綱二十九卷，七經論三卷，質疑一卷。

張鳳

有五經異同評十卷。

蘇綽

有七經論。

劉芳

有急就篇續注  
音義證三卷。

劉芳

辛彥之

有五經異義。

蕭該

牛弘

何妥

有五經大義五  
卷。

顏之推

有訓俗文字略  
一卷，急就章  
注一卷。

王頰

有五經大義。

顏師古

顏之推子，有  
匡謬正俗八卷  
，急就章注一  
卷，官樣一卷

顏師古

孔穎達

有孝經義疏。

孔穎達



賈公彥

有論語疏十五卷。

陸德明

有論語釋文一卷。

賈公彥

有孝經疏五卷。

陸德明

有孝經釋文一卷。

陸德明

有爾雅釋文一卷。

賈公彥

孔穎達弟子。

陸德明

有經典釋文三十卷。

新學僞經考卷十二下

新學僞經考 卷十二下

---

新學僞經考 卷十二下

# 新學僞經考卷十三

## 書序辨僞第十三

尚書篇目異  
同真僞表時

尚書二十八篇，爲孔子刪定大法，一亂於秦誓，再亂於張霸，三亂於劉歆，四亂於王肅；然張王之僞，人皆知之，秦誓後得，人亦知之，若劉歆僞古文，二千年無人知之者；然劉歆之作僞，近儒劉逢祿邵詒辰亦漸疑之；書序之爲歆僞，更無人知之者矣；此關不破，則舜典之爭有無，篇目之爭多少，聚訟紛紜，無能斷其獄者。且百篇之目，本之禮記、左傳、史記、諸子，根據至深，無可搖動。若不知孔子改制之義，則不知孔子之刪書，而諸篇皆爲未修之書，雖有疑者，莫能破焉。竊歎：是獄沈淪，黑暗昏翳，天日久矣，疾雷破山，颶風振海，簸蕩霹靂，

披掃昭蘇，庶走魅奔魍，共睹麗日；爰發其義例，屬門人同縣陳千秋辨之如左。並編尙書篇目異同真僞表附焉。

書序之辨，原為漢書藝文志

而發，以其篇章繁多，故別爲篇，而不附於古文尙書僞證中，注明於此。

第一辨孔子書止二十八篇。

孔子定書二十八篇，傳在伏生，純備無缺；故博士之說皆以爲備。

見漢書楚後人惑於書序百篇之目，以爲伏生書乃亡失之餘，於是，元王傳

洙泗之遺經，遂爲斷爛之朝報；嘗推究其說，以爲二十八篇，即

孔門足本，書序之目，僞妄難信；其證有五：尙書大傳引孔子曰

：六誓當作五誓，說見後。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

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尙

大傳久佚，凡所引者皆據閩縣陳氏輯本。孔子摠攬全經，提揭大義，果有百篇，則百篇中

，尚有帝告、仲虺之誥、湯誥、康王之誥，尙書大傳又引揜誥，何孔子不稱十誥，而稱五誥乎？何所稱諸篇，又絕無一篇在二十八篇之外者乎？其證一也。信百篇之說者，不過因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故不敢致疑耳；不知伏生故秦博士，秦焚書止於民間，博士所職，不在焚禁之列，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伏生何事藏匿？卽何爲散亡，按之情事，顯然不合，其爲僞竄又何足疑；其證二也。若謂書序出孔子，有諸書援引可證，不知篇目之引見諸書者，尚有尹吉禮記緇高宗衣。夏訓左傳襄伯禽唐誥左傳定四年。相年墨子尙同。禹誓墨子兼愛明鬼。湯說墨子兼愛。武觀官刑墨子非樂。大戰揜誥多政尙書大傳。史記殷本紀。豐刑，漢書律曆志。凡十五篇，不在百篇之內，將謂引

見諸書，必孔子之書邪？則此十五篇，并不在書序內何也？將謂引見諸書，不必孔子之書邪？則百篇之目，雖有諸書可證，亦不能以爲果孔子之書昭昭矣；其證三也。難者又曰：書序拘於百篇，爲孔子之書，或不可信，然徧見諸書所引者，烏知其必非孔子之書？曰：墨子引今甘誓以爲禹誓，明再引禹誓又不在今甘誓中，兼引今湯誓以爲湯說，兼別引湯誓復不在今湯誓內，尙則其所見顯非孔書，不過如明鬼引諸國春秋之類，以墨子例之，則諸書所引，斷不能以爲卽孔子書又明矣；其證四也。漢書藝文志言：詩遭秦而全，以諷誦不獨在竹帛，春秋公穀二傳，亦由口說相授，秦漢經師，皆藉口誦；伏生經雖偶失，何至全無記誦，撫卷茫然，止尙書大傳所引者略記數語；其證五也。要之，書序與古文同出

，古文爲劉歆之僞，則書序亦爲歆僞無疑。漢博士皆祖伏生，而皆以二十八篇爲備，知師師相傳，說本如此；不然，歆方以親近逞權，諸博士縱持門戶，豈敢以虛辭相勝邪？

第二辨今文尙書無序。

書無百篇，既有確證，書序之僞，自不足攻；唯近人於劉歆之學，推尊不已，并以書序傳之伏生；陳氏壽祺著今文尙書有序說，

見左海經辨。

欲申其伏書二十九篇，序當其一之說，立爲十七證，繁稱

博引，強辭奪理，上誣先師，下誑學者，則不可以不辨；考武帝末，泰誓既出，博士讀說，即列於學官，既列學官，則必附入歐陽書，方能傳教，斷無別本孤行之理；不然，則漢志諸書著錄，必另列太誓三篇矣；

武帝時，止歐陽書立學，故先必附入歐陽書，迨夏侯書繼立，亦必附入夏侯書；蓋三家同爲博士，一則附入一不附入，斷無

此理，且果爾，則三家經文多寡不同諸書必有言之者矣。果如陳氏伏生書并序爲二十九篇之說，

則既增太誓當爲三十篇，何漢志載大小夏侯經及章句解故皆仍二

十九卷乎？

歐陽經及章句卷數譌誤，陳氏亦據爲說，辨見下。

據此，則陳氏之說，不攻而自破

；唯近人主今文有序者甚多，以陳氏之說最爲強辨；今但錄陳說，辭而闕之，餘子不必攻矣。

劉歆、班固、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並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倘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

孔壁得多之說，雖出於劉歆；然所論者乃經文，何爲并序數之乎？

歆所譏「以尙書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真之辭，彼非果不



知尚書有百篇也，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此非未嘗肄業及之者。尚書大傳篇目，尙有九共、帝告、嘉禾、聖命、揜誥諸逸書之名，爲今學者即未見書序，寧皆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邪？

伏生藏書之說爲僞竄，辨已見前。王充時，百篇之說已行，充見史記有藏書之說，因卽以爲百篇耳。尚書大傳，二十八篇外，篇目與書序合者，雖有九共、帝告、說命、太誓、嘉禾、聖命六篇，然又有大戰揜誥多政三篇，出書序外者；知大傳此類不能引爲書序之證。博士非不讀大傳，而以二十八篇爲備，則大傳此等師說，不以爲孔子書又明矣。又武帝止立施孟易、歐陽書、公羊春秋博士，宣帝復增立梁邱易大小夏侯書穀梁春秋，

諸儒未有排之者；至劉歆欲立古文，不獨博士排之，龔勝師丹名臣大儒亦排之！以至新莽之世，公孫祿亦以顛倒五經罪之；知西漢博士本不持門戶之見，而劉歆古文之僞，確有以招人口實者矣；陳氏猶拾劉歆唾餘，抑何愚而可笑也！

藝文志：尚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按：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太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以班志覈之，六藝家傳訓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尚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唯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

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

漢志：卷數、誤文、脫文最多，顏師古已言之；其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之數，並難引據；若謂二十八篇增秦誓三篇，故三十一；考今文書凡一篇分爲數篇者，亦止以一篇計之，故漢石經般庚有三，據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般字，上空一格知之。而自來數今文卷數者，亦止以爲一篇；然則，秦誓三篇，增入今文之書，亦當以一篇計之，豈有仍爲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若謂秦誓舊本三篇，不能并爲一，以失其舊；然如般庚之例，不過篇數爲一，而篇章仍三，又何嘗失其舊，而必篇數亦析爲三，以爲是乖

刺之例乎？必不然矣。又陳氏據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以彌縫歐陽經章句卷數不合之故；然漢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亦皆二十九卷，豈大小夏侯獨爲序作訓邪？大小夏侯不爲序作訓，則二十九卷中，無序可知；大小夏侯與歐陽同出一師，大小夏侯無序，而歐陽有序，有是理乎？陳氏亦自知其不可通，又附會以西漢傳訓卷數不與經符之說，其意以爲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實釋二十八篇，非有一卷釋序，釋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者，猶魯說等卷數與經不符之例；然魯說等乃卷數，與經顯然不符者，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乃卷數與經顯然相符者，漢志所載傳訓卷數，與經不符者固多，而符者正復不少；陳氏毫無證據，妄以符者爲不符，可謂拙於舞文矣。

班固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裁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裁尙書逸篇，唯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於序作原命爲「大戊釐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彤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契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泰誓爲「穆公封殺尸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

以「太甲」爲「太甲訓」；以「伊陟」爲「太戊」，以「分器」爲「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誥」爲「康誥」；其他「女方」爲「女房」；「大坳」爲「泰卷」；「仲虺」爲「中鬻」；「遷蹶」爲「遷傲」；「圯於耿」爲「遷於邢」；「升鼎耳」爲「登鼎耳」；「一鰲」爲「飢」；「歸狩」爲「行狩」；「異畝」爲「異母」；「歸禾」爲「餽禾」；「旅天子命」爲「魯天子命」；「無逸」爲「毋逸」；「肅慎」爲「息慎」；「俾榮伯」爲「賜榮伯」；「伯圉」爲「伯業」；「柴誓」爲「獮誓」；「呂刑」爲「甫刑」；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尙書古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刺時也，芟百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歸

棘刺奔女也，鷄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

史記與書序同者，乃書序勦史記，非史記采書序，辨見後。書序既勦史記，復作異同者，蓋故作參差，以彌縫其剽竊之迹，猶僞孔古文，既勦諸書，仍作異同耳，辨亦見後。且即以爲史記采書序，其間聲音之少譌，訓詁之相代，文句之互有詳畧，先後之少有差忒，乃史記引書之常例，觸處皆然，不可枚舉；然則，其他諸書，豈亦有今古文之分乎？陳氏又引詩韓毛異序，以爲書今古文異序之證；不知今文本無序，韓毛自異，與書何關？且考詩四家異序，皆文字懸絕，未有如此之少異同，

即大義不同，而辭語仍相放者，陳氏無聊之附會，尤不必也。  
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按百篇序以左氏訓詁，  
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  
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  
九篇，其所采書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  
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  
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  
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寧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  
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  
書二十四篇，攬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



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

王充、劉歆之後，故祖述漢書、儒林傳之說，以爲張霸僞書，實

采書序；不知據張霸書有百兩篇，是即張霸不采書序，并霸時

未有書序之明証；據葛西洪、京雜記跋，班固漢書，全本劉歆之舊；則漢書僞

說，尙足信耶？若霸時果已有書序而采之，則經師傳本百篇之目顯然，

霸方僞書取信，安敢顯悖百篇之目，造爲百兩篇，悍然不顧以

動天下之兵乎？緯書有百二篇之說，緯書僞起哀平，在張霸後，蓋采霸說爲之。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二十九卷而序

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按：隋書

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

，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尚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

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

孔氏此說，最不足據；果如其說，二十九卷外尙有序一卷，則漢書藝文志載大小夏侯經文，當日三十卷矣，何以仍曰二十九卷乎？孔旣曰序在外，則二十九卷斷不能以爲并序數之，是二十九卷乃旣增泰誓之數，志并泰誓亦惟曰二十九，則大小夏侯之無序斷矣。歐陽經及章句卷數難明，然夏侯無序，則歐陽亦無序審矣。

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亡於永嘉之亂，今無可考，請以尙書大傳徵之；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尙書音義曰：「踐，尙書大傳云籍也；」詩豳風破斧正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

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於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臚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則明出於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

尙書大傳未嘗曰書序；且大傳殺其身之說，顯與序異，是卽其

非據書序之明驗。

今古文異序之說不足信，辨見上。

或更謂大傳云「遂踐奄踐之者

，籍之也」，如非據書序，何以釋之？不知，自爲申釋，古書有此體；如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亦其例；不然，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豈伏生獨異邪？

周書毫姑序曰：「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於畢，告周公；」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二年之後，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毫姑序也。論衡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毫姑之事聯爲一也。今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此出商書高

宗彤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卽述經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唯大保先周公相宅。」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夏刑三千條，」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按：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條爲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

尚書大傳不明曰書序，陳氏必以爲據書序，已屬武斷；書序之作，攬拾諸書爲之；毫姑序與史記魯世家文更類，當卽采史記

；高宗彤日召誥序，蓋卽采大傳耳。

高宗彤日序，亦見史記大傳言殷本紀，當並采之。

夏刑三千條，伏生去古未遠，古籍之舊文，先師之遺說，考見尙多；陳氏律以今人之耳目，以爲非見書序，何以知之，尤爲不可。要之，書序之僞，既有明徵，諸書之與合者，正可以考其剽竊之迹；果如陳氏之說，則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敷語，亦與僞孔書同，亦可以爲荀子采僞孔書乎？

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襲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

尙書大傳中大戰揜誥多政三篇，不見於書序；若以爲大傳二十八篇外篇名，據書序采入，則此三篇，又何處得來邪？

書傳既有明文，請更徵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尙書悉用今文家說，

誅伐篇稱尙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周書太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其引尙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證十一矣。

白虎通雖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徵引，卽如：爵篇引書亡逸篇，社稷篇引尙書逸篇之類，獨非古文邪？書序逸書同出劉歆之手，白虎通旣引逸書，何以知其必不引書序乎？虎觀諸儒，如賈逵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學，亦雜揉今古，其引古文，何足怪也？

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爲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考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尙書，王莽傳，元

如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爲大司農，在元始二年，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筦路，成帝初以明經爲郡吏，亦非爲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毛詩，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禮時，尙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尙書，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

列子楊朱篇曰：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然則孫寶所謂著於經典者，自指君奭一篇，而所謂不說者，何以知其必據書序乎？

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議遷都曰：殷庚五遷，毀民胥怨；此引商書殷庚之序也；彪世傳歐陽尙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



後漢古文之學盛行，楊彪雖世傳今文，偶引古文，不足異；若謂學者一習今文，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有其理邪？如儒林傳載李育傳公羊，而亦嘗讀左傳，是即今文家兼讀古文之明證；彪生當賈馬大盛之後，其引書序宜也，左海安得如此！

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按楊子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唯然，若古文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誥，唯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證十五矣。

楊雄乃劉歆之徒，後漢書桓譚傳：言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

雄辨析疑異，則雄正古學家，故攻書二十八篇之不備，與劉歆同，蓋從歆學者，其據書序，乃其宜也；且雄二說乃攻今文，烏知其非如劉歆之故智，以古文攻今文乎？左海未知今古派別，宜其妄也。

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尙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證十六矣。

王充亦以古文駁今文，其云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蓋謂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未見其必據，今文序駁詰之也。

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爲大與尙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尙書見存，目驗援據，致爲明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

杜預時，劉歆書序盛行久矣，預不過以伏生乃首傳書之人，故凡書即歸之伏生耳。伏生無序，證驗如此之確；且兩漢人，皆無謂伏生有序者，預時代在後，從何得此說邪？

第三辨秦漢經傳諸子引書篇名，皆孔子不修之書。

秦漢經傳諸子，引書篇名，所在散布，主張書序者，愈有藉口；不知諸篇皆孔子不修之書也。蓋孔子制作五經，陰寓改制，苟不

關改制之事者，雖詳勿錄；故詩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

見史記孔子世家。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而唯取十七；其別裁獨斷如此；詩禮如此，

尙書可知。故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

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

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

尙書正義緯書雖僞，要皆本一引。

西漢前說而附會之，如百二篇之說，即本張霸；則帝魁之說雖不

可信，而孔子定書多所去取，其說非全無據矣。以此故，逸詩逸

書，雜見羣書，以考今本，率多岨嶇；若謂諸書引書篇名，果皆

出孔子，則何以解於黑子之以甘誓爲禹誓，湯誓爲湯說乎？此猶

可諉曰篇名之偶異也；若黑子他引禹誓不在今甘誓內，他引湯誓

不在今湯誓內，今甘誓湯誓文完無缺，必非佚文；然則，黑子所

據，將何書邪？且今甘誓啓事而以爲禹，湯誓湯說本自並引，尤不能以尋常篇名異同論之；據墨子如此，則雖謂諸書引書篇名，皆孔子書，曠瞽不信也。或曰，孔子有不修之書固矣，然孟子有孔子嫡傳，禮記出七十後學，豈所讀之書，亦非孔書？曰：不修春秋，述於公羊，莊七年曲引旁稱，聖門不廢；若以爲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書禮記，孟子不能引之，豈通人之論乎？  
荀子亦孔子嫡傳，兼爲詩禮大宗，而引逸詩，亦其證也。

第四辨尙書大傳內九共諸篇，亦孔子不修之書。

或難曰：子以爲伏生書二十八篇，即孔門足本，而斥亡失數，十篇之說爲僞；今考尙書大傳有九共，帝告，說命、太誓、大戰、嘉禾、揜誥、多政、繫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荅曰

：大傳又稱孔子告子夏，言：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大傳述孔子自稱，亦止二十八篇，中六誓當作五誓，辨見後。其餘非孔子書，而爲孔子不修之書可知：伏生之言，還以伏生之言定之，九共諸篇，何足爲難乎？伏生傳授孔經，而兼引他書，亦猶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彼大惑不解者，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哉！第五辨史記所載篇目，乃書序襲史記，非史記采書序。僞撰古書，必有依據，乃易附會；故王肅之書，周官之禮，皆陰撫舊文，自創新制；書序之作，何獨不然？而後人見史記之文，與書序多同，以爲史公已據書序；不知此書序之襲史記也。請以七證明之：序以爲殷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殷庚三篇

：殷本紀則以爲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二篇；若謂史記所載，本於書序，何與書序又自乖異？

今古文異序之說不足信，辨見前。

史記非

采書序，證一。序以爲秦穆公伐晉襄公，帥師敗諸穀，還歸，作秦誓；秦本紀則以爲繆公敗於穀，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穀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穀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亦與書序不合。史記非采書序，證二。序以爲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殷本紀則以爲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亦與書序不合。史記非采書序證三。序以爲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晉世家則以爲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

路、彤弓、矢百、茲弓、矢干、桓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亦與書序不合。史記非采書序，證四。書序無大戊；而殷本紀有之；史記若采書序，此篇又從何來？據此篇非采書序，則其他可以例推。史記非采書序，證五。若謂本紀世家，層疊引用，如非孔子之書，何以詳載？不知史記雜采諸書，如逸周書之類，不乏引用；即湯征，據劉歆所造逸篇，亦無之，而殷本紀明載其文；知史公經典之外，多所援用。史記非采書序，證六。湯誥一篇，古文逸篇有之，然不過劉歆所爲，真書中安得有此？而殷本紀乃載其文，是亦史公不必定據經典之明證。史記非采書序，證七。觀此七證，彼猶張國師之壘者，亦可說少息也夫！

第六辨孔子作書序之說，始於劉歆，史記無此說。



書序一書，附會剽竊，汨亂經義；且傳之孔子，託體愈尊，惑衆愈甚；然孔子作書序之說，自來所無，一見於漢書藝文志，再見於漢書楚元王傳，三見於漢書儒林傳；藝文志楚元王傳皆劉歆之言，班固亦在歆後，其卽歆僞說，又復何疑？考其所以敢創此說者，蓋以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敘尙書則略無年月；孔子世家又云：序書傳；兩文皆序字，故得影造其說。然考史記所謂序者，不過次序之謂；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此豈亦作序之序？尤其明證；且世表所謂正時月日者，指春秋本經，上下文義相承，則所謂略無年月者，亦指尙書本經，無所謂序明甚。然則，孔子作書序，史記本無其文，後人紛紛附會，誣史公甚。

矣。

第七辨孔子書并無太誓，序此篇亦僞。

今據伏生傳書二十八篇，以為孔子全經，篇數止此；而近人每持

伏書有太誓之說，請得條其說而辨之：太誓後得，漢人劉向尚書正義

一引別錄。劉歆漢書楚元王傳，文選注引七略。王充論衡正馬融尚書正義鄭康成尚書正義

趙岐孟子滕文公章句。房宏等尚書正義皆同，此說王充房宏等以為宜衆口一辭

，未必舉國盡誤：伏書之無太誓，一。史記儒林傳稱伏生獨得二

十九篇，語已僞竄，辨見前然即二十九篇之說論之，亦不過如孔沖

遠：武帝世見太誓入伏生書內，故并云伏生所出之說耳；不然，

史記非僻書，諸儒豈未之見？事關經文增減，諸儒縱不能援史記

以折異說，亦豈敢蔑史記而構虛辭？又史記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之

說，漢書儒林傳亦襲之；馬融嘗從曹大家受漢書業，豈得不知，而太誓後得之說，馬融持之尤力，知獨待二十九篇之說，諸儒固知其非，故不援據；伏書之無太誓，二。漢書藝文志書家，經二十九卷，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蓋太誓博士讀說傳教之後，即附入歐陽大小夏侯書，辨見前。既附入歐陽大小夏侯書，則經文卷數，自當并數之，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即由於此。歐陽經卷數難明，無可考據，辨見前。王氏經義流聞，以為皆當作三十三卷，然無明據而改古本學者，豈信之乎？或謂：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中，有後得太誓一卷，何以不別白其說？不知藝文志即劉歆七畧之舊，七畧又言武帝未民間得太誓，文選注引則固已別白其說，志引七畧，其辭未盡耳；伏書之無太誓，三。尚書大傳雖有太誓，然大傳所載，亦不盡伏生之書；辨見前。大傳

又有「六誓可以觀義」及「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之言，以太誓與二十八篇並稱，似爲真孔子書；考大傳稱「六誓觀義」乃引孔子告子夏之言，漢儒淳樸，附益古書則有之，斷不敢假託古人之語，然必後人據既增太誓改五爲六，至「周書自太誓」一語，更後人據既增太誓竄入無疑；否則，周書二十九篇，有大傳爲據，大傳之書，人所誦習，鄭康成并爲之注，豈得皆不知而猶以爲太誓後得乎？知大傳以太誓與二十八篇並稱，當時固知其非矣：伏書之無太誓，四。史記周本紀，雖載有太誓，然史記網羅放失，非純據伏生之書；辨見前。如周本紀下文斬紂頭，及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之類，即引逸周書，其引太誓，烏知其心據伏書？伏書之無太誓，五。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引書曰即太誓

之文；仲舒對策，未及武帝之末，似伏書無太誓，何由引之？不知春秋繁露引君陳文亦稱書曰，若仲舒引書曰者必伏書，豈君陳亦伏書所有乎？伏書之無太誓，六。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附下罔上者死云云，文見說苑臣術篇引太誓；又終軍白麟奇木之對，司馬相如封禪之奏，見漢書終軍傳，司馬相如傳。皆未及武帝末年，而皆已引太誓，似非據伏書而何？然諸所引，不明言太誓，即以爲太誓，亦不過如董仲舒對策所引之例，未必即伏生書；伏書之無太誓，七。平當習歐陽書，見漢書儒林傳。班伯習小夏侯書，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敍傳，二家嘗引太誓，歐陽大小夏侯，卽伏生所傳，似伏書當有太誓；然二家皆元成以後人，爾時太誓入歐陽大小夏侯書已久，二家既習歐陽小夏侯書，自當肄業及之，其

引太誓，何足爲異？伏書之無太誓，八。毛詩思文正義引太誓曰：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雕，鄭注曰「雕」當爲「雅」，史記周本紀作「流爲烏」，王氏經義述聞以爲作「雕」古文，作「烏」伏生今文；然考史記引書，每多改易其字，見於諸篇者，班班可考，其作「烏」者，何以知其爲今文？伏書之無太誓，九。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似伏書無太誓，更當脫太誓一篇，何得止曰脫簡脫字而已？不知劉向以古文校三家之說，乃劉歆所造，然即如其說，向校書在三家增太誓後，三家並有太誓，何得復以爲脫？伏書之無太誓，十。或謂古文雖劉歆所僞，然伏生篇數，歆必知之，伏書誠止二十八

篇，則古文太誓并爲伏生所無，歆當以爲孔安國考二十八篇，得

多十七篇，今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以上據漢書藝文志，藝文志即劉歆之言也。

則

伏書有太誓審矣；曰：其人之言，必當還以其人之言解之，方不

鑿柄；歆之說，以爲共王得書，安國考二十九篇，皆在武帝之

末，

亦據漢書藝文志，即爲劉歆之言。

武帝末，太誓既入博士書，故歆以爲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不然，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及太誓後得

，皆歆七畧之言，歆雖荒謬，何至矛盾若是乎？伏書之無太誓十

一。以十一說觀之，書二十八篇之爲全經益明，序百篇之爲僞作

愈顯矣。

書序條辨。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著，讓於虞舜，作堯

典。

據今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皆舜卽位後事，經文班班可考；序唯言將遜於位，讓於虞舜，止及堯事，顯違經文；曾是出於孔門，而有是邪？正義引鄭注，以爲舜之美事，在於堯時；不知月正元日以下，皆堯殂落後事，其堯時與否，豈鄭氏所能顛倒？其說蓋劉歆將別造舜典一篇，故於堯典序抹殺舜事一節，以彌縫其說。王肅所僞古文，遂截「往欽哉」以上爲堯典，而別析「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求合序說，亦可謂幻中出幻矣。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古止有堯典，而無舜典，其舜典一篇，止見於古文及書序，其可疑有三：今堯典備載舜事，并敍徵庸在位生死年數以結之，是舜之



事實已完，何得別有紀載？可疑一。大學引堯典作帝典，孔叢子論書篇同。

堯舜同德，故紀錄同篇；其孟子及伏生稱堯典者，蓋堯舜同篇

；而篇首曰「粵若稽古帝堯，」故即舉堯該之；否則堯舜兩典

，各有其篇，大學單稱帝典，何以分別乎？可疑二。古文舜典

，雖不可見，然據序說如此；夫既謂之「典」，則一朝實錄，

徵信所關，豈有實事強屢先帝之篇，而本紀唯書勸進之事？蓋舜

事既具堯典，不能重出，故作僞時敷衍遜位之事，以充其數，

可疑三。以此觀之，書序之矯誣尙足辨邪？尙書中侯考河命云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太平御覽皇王部引。魏高

堂隆改朔議，亦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見宋書禮志。按：魏時劉歆古文傳布已久，所引當卽歆古文。且歆

摠領圖讖，時竄僞經於緯候中，以自證應，中候此文，與十六篇逸書有舜典合，益可見其僞也。趙臺卿孟子萬章章句，并謂：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然據堯典，則舜在下之時，已有蒸蒸艾不格姦之效，豈有被舉之後，尙有殺舜及禁不得娶之事；此蓋戰國時人妄說，而孟子未關之；顧氏日知錄乃近已言之。人猶惑於趙氏之說，取孟子所引以補舜典，顯然與堯典刺謬而不顧，豈非無目人哉！

尙書大傳之目，有唐傳、虞傳、虞夏傳、夏傳，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陳氏喬樅今文尙書經說考，因謂伏生以舜典爲虞書；然大傳諸家所引者，無舜典一篇，且伏生不過以說唐事者謂之唐，說虞事者謂之虞，合說虞夏事者謂之虞夏，說夏事者謂之

夏，隨事分合，文無定稱，無以見其有舜典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沃。

尚書大傳有九共篇，即劉歆所本，歆僞左傳所謂八索九邱，亦同此蹈襲也。汨作稟，今不可考，或歆時別有所本，未可知也。

。大傳九共九篇，非孔子書，辨見前。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云：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即劉歆析所

本。

序本史記文字，仍有異同，蓋有意爲之，以混其迹；今但明其勦襲，小小異同，不暇詳也。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云：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

誓；即劉歆所本。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作五子之歌；即劉歆所本。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史記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脗往征之，作脗征；即劉歆所本。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史記殷本紀云：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即劉歆所本。序有釐沃，而史記無之，歆或採自他書增之，以足百篇之數者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史記殷本紀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即劉歆所本。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即劉歆所本。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史記殷本紀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即劉歆所本。序有疑至、臣扈，而史記無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數者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即劉歆所本。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豎，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史記殷本紀云：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即劉歆所本。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中虺作誥。

史記殷本紀云：湯歸至於秦卷陶中鬻作誥；即劉歆所本。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即劉歆所本。

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即劉歆所本。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云：咎單作明居，即劉歆所本。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徂后。

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即劉歆所本。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

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即劉歆所本。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史記殷本記云：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即劉歆所本。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史記殷本紀云：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即劉歆所本。



史記有太戊，而序無之，是即史記非采書序之明證；彼猶固執

史記采書序之說者，妄也。

辨亦見前。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殷本紀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卽劉歆所本。序有伊陟，而史記無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數者也。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史記殷本紀云：帝仲丁遷於囂；卽劉歆所本。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殷本紀云：河亶甲居相；卽劉歆所本。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即劉歆所本。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殷本紀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誥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序以爲遷時作，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顯然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序與史記異者，盤庚、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合文侯之命，秦誓五篇，序本史記而復有異同者，蓋作僞時，故爲錯迕，以泯其迹，猶王肅所僞古

文，勦襲諸書，仍故作異同耳，不足爲異。難者或曰：序采史記可有異同，然則，史記采序，何以不可有異同？答曰：序采史記而有異同，蓋由有意爲之，以泯其勦襲，若史記采摭古書，力求徵信，聲音訓詁之通借，先後詳畧之同異，則或有之，何嫌何疑，使之刺謬至此乎？史記之非采書序，斷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即劉歆所本。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尚書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响，祖己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序以爲祖己訓王時作，史記以爲武丁崩後作，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殷本紀云：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即劉歆所本。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史記周本紀云：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武王乃作太誓；即劉歆所本。唯史記作十二月，而序作一月，

蓋殷之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序用周正；然既改十二月為一月，

自當稱為十二年，呂氏春秋首辟篇，武王立十二年序仍曰十一年，而成甲子之事，蓋以周正計。

此其妄也。漢書律歷志引書序，亦作十一年，知非傳寫之誤。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誓。

史記周本紀云：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七四萬五千

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即劉歆所本。唯序虎賁三百人，史記作三千人；孟子盡心篇亦考作三千人。

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漢官儀之說，

即本書序；又墨子明鬼篇以為武王虎賁之卒四百人；風俗通三

王篇，以為尙書武王虎賁八百人；是古虎賁之數，最多異說，

書序改三千爲三百，未可遽以爲後來傳寫之譌。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則虎賁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據此，則序之作虎賁三百人者，謬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即劉歆所本。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周本紀云：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宋世家云：武

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即劉歆所本。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史記周本紀云：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即劉歆所本。

西旅獻鬯，太保作旅鬯。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即劉歆所本。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故初作大誥；魯世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宋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即劉歆所本。

唐書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書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史記周本紀云：晉唐書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



所，作歸禾；魯世家云：唐封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封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即劉歆所本。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作嘉禾；魯世家云：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伐管封蔡封，以殷餘民封康封，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衛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封，放蔡封，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封爲衛君，乃申告康封，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即劉歆所本。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尚書大傳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史記周本

紀云：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作召誥；即劉歆所本。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作洛誥；即劉歆所本。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云：乃作多士，作毋逸；即劉歆所本。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史記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列子楊朱篇云：周

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即劉歆所本。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尚書大傳云：遂踐奄；史記周本紀云：東伐淮夷，殘奄；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周本紀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即劉歆所本。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即劉歆所本。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史記周本紀云：既黜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

官；卽劉歆所本。

周公作立政。

史記魯世家云：官別其宜，作立政；卽劉歆所本。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

愼之命；卽劉歆所本。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尙書大傳云：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鄆，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

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史記魯世家云：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即劉歆所本。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坊記緇衣引君陳，即劉歆所本。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將崩，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作顧命；即劉歆所本。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周本紀云：康王即位，徧告諸侯，作康誥；即劉歆所本。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史記周本紀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卽劉歆所本。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禮記緇衣引君雅，卽劉歆所本。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史記周本紀云：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誠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卽劉歆所本。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史記管蔡世家云：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訓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

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之祀，是爲蔡仲；左傳定四年云：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卽劉歆所本。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誓；卽劉歆所本。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卽劉歆所本。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云：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周作晉文侯命；序以爲平王錫晉文侯，史記以爲襄王錫晉文公，彼此不同。

，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

經典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據此，則鄭本有「平」字；文侯非重耳，與史記異矣。鄭本亦出於杜林，爲劉歆以來相傳之本，日鄭注明謂文侯爲仇，如非杜賈以來有此說，鄭氏何以稱之？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肅亦古文之學，兼好與鄭爲難，如非杜賈舊說如此，何以亦同此說？馬本無平字，特其偶漏耳。馬注今引見諸書者，亦無考新序善謀篇：亦以爲晉文公重耳明文。

以爲晉文公重耳，史記亦無平王錫晉文侯事，知西漢以前本無異論，其以爲平王錫晉文侯者，特書序之妄耳。

據史記秦本紀：犬戎之難，平王室者，唯秦襄公，周本紀晉世家



皆無晉文侯勤王之事，文侯何功德於周而受此錫命？唯左傳隱六年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國語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與書序合；書序、左傳、國語，皆劉歆之學，其爲一綫，又何疑乎？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還歸作秦誓。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百里之謀，故作此誓。序以爲敗殺還歸卽誓，史記以爲報殺役封尸後乃誓；兩說不同，史記非采書序，亦其證也。又序敗殺還歸卽誓之說，與左傳同；書序左傳皆出於劉歆，其爲一手僞造，斷然矣。

---

新學僞經考 卷十三

尙書篇目異同眞僞表

書序之僞明，百篇之妄祛矣；然篇目眞僞雜出，今古淆亂；且眞書中亦自有辨；有孔子之書，有孔子未修之書；異說繽紛，學者耳目，猶易惑焉。今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爲孔子定制之書，經傳諸子及史記所引篇名爲孔子未修之書，書序暨十六篇僞古文之目，附於下，分而表之。劉歆以後，書序大行，諸儒徵引均祖之；旣明書序之僞，根本旣除，枝葉自去，今置不議；其王肅所僞古文，辨之皆明，亦不復列焉。

伏生書篇目

經傳諸子引書篇目

史記引書篇目

書序篇目

十六篇僞古文篇目

堯典第一

堯典

孟子、萬章、

堯典第一

禮記，大學，  
作帝典。

九共  
尚書大傳。

皋陶謨第二

禹貢第三

甘誓第四

舜典第二

汨作第三

九共九篇第

四

蕞飮第五

大禹謨第六

皋陶謨第七

棄稷第八

禹貢第九

甘誓第十

五子之歌第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甘誓。  
夏本紀

五子之歌

夏本紀。

帝告

尚書大傳。

胤征

夏本紀。

帝誥

殷本紀。

湯征

殷本紀。

女鳩

殷本紀。

女房

殷本紀。

夏社

殷本紀。

湯誓第五

湯誓

孟子梁惠王，

國語周語，

湯誓

殷本紀。

十一

允征第十二

帝告第十三

釐沃第十四

湯征第十五

女鳩第十六

女房第十七

夏社第十八

疑至第十九

臣扈第二十

湯誓第二十

一

允征

○墨子尚賢。  
○說見前。

仲虺之告

墨子非命。  
左傳襄三十  
年，作仲虺  
之志。

典寶

殷本紀。

中鬻之誥

殷本紀。

湯誥

殷本紀。

咸有一德

殷本紀。

明居

殷本紀。

典寶第二十

二

仲虺之誥第

二十三

湯誥第二十

四

咸有一德第

二十五

明居第二十

湯誥

伊訓 孟子萬章。

太甲 禮記表緇，記大學，衣子孫，孟公孫丑，離婁，敬慎，苑，敬慎，漢伏書，定一尊，儒引者咸，之；今既錄，伏書，且以

伊訓 殷本紀。

肆命 殷本紀。

徂后 殷本紀。

太甲訓三篇 殷本紀。

六

伊訓第二十 伊訓

七

肆命第二十

八

徂后第二十

九

太甲三篇第

三十

○文繁悉不載，唯取在伏書外者錄之

沃丁

紀般本○

咸艾

紀般本○

原命

紀般本○

沃丁第三十

一

咸艾四篇第

三十二

伊涉第三十

三

原命第三十

四

仲丁第三十

五

河亶甲第三

十六



殷庚第六

盤庚之誥

左傳哀十一年。

兌命

禮記文王世子

，學記，表  
記，緇衣。  
尚書大傳作  
說命。

高宗彤日第

七

盤庚三篇

殷本紀。吳世家作盤庚之誥。

高宗彤日

殷本紀。

高宗之訓

殷本紀。

祖乙第三十七

盤庚三篇第

三十八

說師三篇第

三十九

高宗彤日第

四十

高宗之訓第

四十一

西伯戡黎第

八

微子第九

太誓

禮記坊

傳成二年，昭元二年，十文，四國，子滕，萬章，周語，荀子，管子，墨子，兼愛，志，非命，尚書，大傳，說苑，術。

太誓

周本紀，齊

世家。

西伯戡黎第

四十二

微子第四十

三

太誓三篇第

四十四

牧誓第十

武成 孟子盡心。

牧誓 魯世家。

武成 周本紀。

五 牧誓第四十

五

六 武成第四十

六

七 洪範第四十

七

八 分器第四十

八

九 旅葬第四十

九

十 旅巢命第五

十

十一 金縢第五十

十一

洪範第十一

分殷之器物

周本紀。

大誥第十二

今文大誥，在金縢前，

大誥 周本紀，魯世家。

家。

與書序不同。

金縢第十三

康誥第十四

嘉禾 尙書大傳。

康誥 禮記緇衣，大學，左僖傳。

昭二十三年，孟定四年。

微子之命

周本紀，宋世家。

歸禾

周本紀，魯世家作餽禾。

嘉禾

周本紀，魯世家。

康誥 周本紀，世衛家。

大誥第五十

二

微子之命第

五十三

歸禾第五十

四

嘉禾第五十

五

康誥第五十

六

子萬章，荀子富國。

酒誥第十五

梓材第十六

召誥第十七

雒誥第十八

多士第十九

毋佚第二十

酒誥，周本紀家。

梓材，周本紀家。

召誥，周本紀。

洛誥，周本紀。

多士，周本紀家。

無佚，周本紀家作毋逸。

酒誥第五十七

梓材第五十八

召誥第五十九

洛誥第六十

多士第六十一

無逸第六十二

一 君奭第二十

君奭

禮記緇衣。

君奭

燕世家。

二 多方第二十

多方

周本紀。

周官

周本紀家。魯世家。

三 立政第二十

立政

魯世家。

賄息慎之命

周本紀。

三 君奭第六十

成王征第六

十四

將蒲姑第六

十五

六 方多第六十

六

周官第六十

七

立政第六十

八

賄肅慎之命

第六十九

四 顧命第二十

君陳  
衣。  
禮記坊

君雅  
禮記緇衣。

契命  
尚書大傳，

顧命  
周本紀。

康誥  
周本紀。○書序康王之誥，史記本作康誥。

畢命  
周本紀。

契命  
周本紀。

一 毫姑第七十  
君陳第七十

二 顧命第七十

康王之誥第七十三

四 畢命第七十

五 君牙第七十

六 冏命第七十

冏命

蔡仲之命

左傳定四年

鮮誓第二十

五

甫刑第二十

六

甫刑

禮記表  
記，緇  
衣，孝經。  
墨子尚賢，  
尚同，作呂  
刑。

文侯之命第

二十七

秦誓第二十

八

秦誓

禮記大  
學。

費誓

魯世  
家。

甫刑

周本  
紀。

晉文侯命

晉世家。

秦誓

秦本  
紀。

太戊

殷本紀  
此篇  
書序無。

蔡仲之命第

七十七

費誓第七十

八

呂刑第七十

九

文侯之第命

八十

秦誓第八十

一



---

禹誓

墨子兼愛，明

鬼。○說見前。

夏訓

左傳襄四年。

武觀

墨子非樂。

湯說

墨子兼愛。○

說見前。

官刑

墨子非樂。

尹吉

禮記緇衣。○

鄭注。吉當

爲告，書序

以爲咸有一

德；按：所

引雖有成有  
一德之吉  
而明曰尹吉  
；篇名顯異  
告；即以吉  
以辭，亦不  
即斷為偶同  
一德為鄭注  
不足據。

高宗

禮記坊  
○

按宗之所引非  
高宗之言云  
而曰高宗名  
可知其為人名  
名篇，太甲  
即其例，未  
必即其高宗  
訓也。

右凡二十八篇

大戰

尚書大傳。

伯禽

左傳定四年。

唐誥

左傳定四年。

揜誥

尚書大傳。

多政

尚書大傳。

相年

墨子尚同。

右凡三十三篇

右凡五十三篇

右凡百篇

豐刑

漢書律歷志。

○劉歆以後，引書篇名

右凡十六篇

也後於并書志載序者  
。書錄序引；，，  
從序之外此唯茲率  
其篇，，篇律不本  
類目附故出歷復書

## 新學僞經考卷十四

### 劉向經說足證僞經考第十四

漢大儒，領袖當時，傳書今日者，自史遷外，董仲舒劉向而已。孔子改制，統於春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皆博極羣書，兼通六藝，得孔子之學者也。然考孔子真經之學，必自董子爲入門；考劉歆僞經之學，必以劉向爲親證：二子者，各有宜焉。蓋人以爲七略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盡出於歆也；又以爲別錄出於劉向而信之，不知其亦僞於歆也。然歆之作僞，自龔勝公孫祿以來，人多疑之；但不知其徧僞羣經，故東漢校書高才，莫不尊信，終以託於中秘，莫得而攻焉。今爲之證其僞曰：歆任校書，向亦任校書，凡歆所見之

書，向亦見之，歆不能出向外也；以向說考歆，無不鑿柄；向則今學說也，歆則古學說也，則真僞具白矣。歆早料天下將以向之說攻之，故於僞造左傳，則云向不能難，於僞造周官，則云向不能識，所以拒塞天下之口者，防之早密矣。夫向之陳外家封事也折王氏，而歆以宗室子佐莽篡漢；向之尊述六經也守孔學，而歆以世儒業而抑儒篡孔；向之持守魯詩也奉元王，而歆以作僞經而誣父悖祖；其爲臣、爲弟、爲子，果何如也？今採向傳及五行志說苑新序列女傳，屬門人新會梁啓超，刺取經說與歆僞經顯相違忤者，錄著於篇；倘以歆之說爲可信乎！則向說其反僞邪非歟？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

左傳祭伯來，非王命也，不以爲出奔。

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僞左傳欲沒春秋譏世卿之義，而改尹氏爲君氏，以王朝大夫爲侯國夫人，可哂極矣，見左傳僞證。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也；僞左傳乃以爲戎敗之。

王者必通三統。

此公羊大義，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發之至詳；僞左無之。

以上漢書劉向傳。按：向傳有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此是歆僞竄者，向時無古文。

田狩有三驅之制。

師古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王制公穀之禮。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藏之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按：劉向說夫人八妾，亦一娶九女之證。

釐公二十五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



向說與孟子毋以妾爲妻同，孔子大義也；歆說杜撰。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

火與災，公羊無兩義，歆爲僞左妄說。

桓公二年，秋大水；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賄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歆每事必與向反，而最惡春秋之誅亂賊，至其所尊者則周公也；許田爲魯朝宿邑，實王由，不得有周公廟，卽有，亦爲別廟

，安有因易田而不祀周公者乎？詳見左氏僞證。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謹告之也。

歆最惡春秋之義，故向屢言譏世卿，而歆必易之。宣公三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

宣元年左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欲沒春秋譏喪娶之義；歆非爲墨，何至主張喪娶？可謂全無人心者矣。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劉向以爲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

纏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

歆以春秋爲斷爛朝報，故屢有此說。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籍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

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劉歆以爲楚鄭分。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劉歆以爲晦魯衛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邾牙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齊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

月秦晉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侯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劉歆以爲二月朔齊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叔敖彭生並專會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於貿戎，敗齊於鞍；劉歆以爲三月晦眊魯衛分。

此但云邾支解鄆子，於宋無與；僞左欲沒宋襄之讓德，而文致其罪，故云宋使之。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敗楚鄭於鄆陵，執魯侯；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十七年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能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比，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殺死；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三月魯趙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二年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

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

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

叛其君；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

沈，楚圍蔡，吳敗楚人郢，昭王走出；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

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歆造分野之說，散布周禮左氏國語諸書，并入之費易，其徵應，可謂多矣。向上封事，歷敘災異，而云當是時禍亂輒應，故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云云；故其五行傳，屬辭比事，一一不爽；歆欲獎借逆篡，故爲此例以攙亂之，務使與經所書，方圓

不入而已，此與向傳所載恭顯等言日變歸罪堪猛，向一小人心事，志稱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爲異；若以歆爲是，則自董子夏侯以下逮於子政，其皆非矣；今並列之學者自擇焉。

以上漢書五行志。

棄母姜嫫者，郃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滯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禳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嫫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

棄母姜嫫傳。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邱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也；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契母簡狄傳。

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毛詩正義引。史記

三代世表，諸先生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並同；蓋相傳舊說，無不如是；僞學出後，始有異義耳，別詳毛詩僞證中。

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湯妃有嬖傳。

按：此與毛傳逑匹之訓不合，鄭箋亦云：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

怨，鄭用韓說，三家同義也；以九嬪爲衆妾，亦歆僞說，此文有羸亂也，辨見下。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衛姑定姜傳。

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鄭用韓說，三家同義。閩縣陳喬樞引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燕燕之詩，曷能喻焉，以爲送娣之證；見三家詩遺說考。不知賦詩斷章，安必其事盡同，不足爲難也；僞說之謬，別詳毛詩僞證左氏僞證

中。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喻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齊女傅母傳。

按：僞毛傳以碩人詩爲衛人閔莊姜而作，違展古義，辨見毛詩僞證，左氏僞證。此題爲齊女傅母，何緣忽另敍莊姜戴嬀之事，與上下文不應？此爲左傳文，當爲歆竄；將此節刪去，則引詩母教揉升木，正與防未然之義相屬；歆每改易父書，以申己說，見於別錄者，不可悉數，此亦其隱入之顯迹也。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妣母也。魯季敬姜傳。

左傳以戴己爲別是一人，公孫敖之妻，文伯殺之母，敖亦諡穆伯，則與向說異，蓋歆所改也。

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楚子發母傳。

毛詩：休休樂道之心。



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晉文齊姜傳。

左傳無迎齊姜之事，襄三十三年云：文嬴請三帥；文六年云：

杜祁以君故，讓偪媾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然則，一文嬴，二偪媾，三季隗，四杜祁，無復齊姜位置矣；其有意顛倒如是。

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宋鮑女宗傳。

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古傳記並同；昏義：古者，

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子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此自指公、卿、大夫、士之命婦而言；劉歆牽合以爲後宮之制，乃大謬也，詳見劉歆王莽傳辨僞中。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許穆夫人傳。

左傳毛詩皆言：許穆夫人，爲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而此傳及

史記不然；烝淫何事，妄誣古人，顛倒是非至此，詳左傳僞證、毛詩僞証中。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未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不可。齊靈仲子傳。

按：左傳作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釀聲姬生光，夫人仲子又作諸子，與此不同，此事與惠公元妃孟子一條相近，或歆竊此聲子仲子之名，入之於彼，而復點竄此傳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

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

魏曲沃負傳。

關雎之義有三：論語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三家亦皆以爲刺時，此作詩者之意也；史記云「關雎爲風始」，四始皆爲文王之詩，此編詩者之意也；列女傳云「夫人晏出，關雎預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注「詩人歌而傷之」，此誦詩者之意也；毛於三義皆不合，詳見毛詩僞證。此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爲歌詩者思得，毛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爲君子樂得」，襲此文而失其意，亦可哂矣。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家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

故嫁娶者，所以承重傳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一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召南傳申女。

韓詩外傳易林義同，作僞者見有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及易林貞女不行之文，遂以爲強暴不能侵陵，以次在甘棠之後，故以爲召伯聽訟也，詳毛詩僞證。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

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寤。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保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有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

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湫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宋恭伯姬傳。

歆作僞經，首欲奪春秋之義，故每事必彌縫周內之譏。不親迎，孔子之通禮，歆抑禮經爲士禮，以爲不得推之天子、諸侯、卿大夫，於是爲上卿逆夫人之說。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一條，錄此文而刪其「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云云，豈知魯以恭姬之故，特使季文子致命，故穆姜出房拜勞，左氏刪竄之，豈復成文義邪？春秋書伯姬之事凡八，二傳皆以爲賢伯姬，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左氏譏以爲女而不婦，而於其餘皆沒之澶淵之會；二傳善之，而左氏尤之，與聖人同好惡者，固如是邪？餘說詳左氏僞證中。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勳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閱，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矢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衛窻夫人傳。

衛窻夫人，高節如此；偽毛謂柏舟仁而不遇，非獨望文生義，意在掩抑節義也，詳毛詩偽證。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滯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蔡人之妻傳。

毛詩凡周南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已爲無理；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皆以芣苢爲臭草，而以爲宜子，何其謬乎？詳毛詩僞證。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



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黎莊夫人傳。

按：此詩一問一答，即後世聯句之祖；僞毛以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不知黎侯正是思歸不得，如有可歸，豈待羣臣之勸邪？可謂無稽之言，泥中，衛邑，亦嚮壁虛造也。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

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息君夫人傳。

此是息詩，而序之王風者，王得統諸國，故息繫之也。歆事二君，於義當爲春秋所誅絕，故凡於名節之事，務湮滅之排擠之；如：譏孔父仇牧、貶宋恭姬之類，皆是；息夫人尤以烈顯，故其左傳深文誣之，以爲一婦人而事二夫，可謂悍然不顧，而敢於與孔子爲難者矣。僞左盛行，息夫人遂爲千古口實，後世桃花夫人之廟，續媠神，問諸淫昏之鬼，誰使然乎？眞令人拔劍髮指也！謂大車爲刺周大夫，亦望文生義，詳左氏僞證毛詩僞

證中。

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晉圍懷嬴傳。

此傳，子政入之節義中，亦不言其後事；然則，左氏所言懷嬴與焉辰嬴嬖於二君，亦與抑息夫人同意。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

衛宣公姜傳。

左傳以爲衛宣公烝於夷姜，又云爲伋取於齊而美，公取之，與此傳及史記衛世家不合，誣宣公爲烝，又與誣懷嬴淫同；古人名節，皆顛倒於歆手，後世以爲實事，若非今日其僞發露，古人之誣，竟無日申矣；詳左氏僞證中。

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日。

魯莊哀姜傳。

左傳夏甫不，忌作御孫。

以上列女傳。

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雜事第

關雎伯姬之義，並見前。

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

雜事第五。

五帝與大載禮、史記同，西漢以前，無不如是，無以黃帝爲皇而添入少昊者也，辨見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中。

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節士第七。

此公羊說也，子政習穀梁而用之，不得以安其所習相誣矣；左

氏於公孫會自鄴出奔宋條下，無傳，欲沒春秋賢讓國、與善善從長之義也。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弟緯專哭泣，啜飭粥噉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七。節士第七。

左氏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則止之獄成矣，欲沒春秋惡惡從短之義也；詳左氏僞證中。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閱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思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節士第七。

按：韓詩以黍離爲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

封求而不得作，

太平御覽人百一十穀六羽族十三引。

義雖不同，而其事正與此絕

類；故說苑奉使篇韓詩外傳八，並引魏太子擊奸黍離事，蓋於

父子間，借以爲諷，古義相傳，大略同也。至毛詩列於王風。

韓以爲尹吉甫之詩，則毛編之王風，或本韓舊歟。

而以爲懼宗周，乃大謬矣；以二子乘舟爲

伋壽死後國人追憫之詩，亦不實；詳見毛詩僞證。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

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赤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昭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襄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也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節士第七。

左氏宣十七年傳云：冬，公弟射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僅釋一弟字，而於此事若不知者，欲沒公羊興滅繼絕之義也；春秋最重禮讓節義之士，故孔父、仇牧、荀息、蔡季、射武、子臧、射術、季札、射豎，皆詳錄之。兩漢公穀之學盛行，故上有伏節死義之臣，下多砥行立名之士，風俗淳厚，職此之由；左氏一出，於此等高節，大則加以譏彈，小則沒其情實，而所錄者，乃唯是

爭奪相殺之事，獎借逆篡之謀；於是，二千年之人心變壞極矣。子政節士一篇，斤斤言之心喪，子亦何以見若翁於地下乎？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攜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

義勇第八。

左氏於仇牧不下一褒語而擠之，與宋督並列，惡其不事二君也。

杜注，宋督不書宋，不以告，猶欲假赴告必書之例，以蔽智大義，尤令人憤絕。

崔杼殺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唯



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義勇第八。

左傳敘晏子事，與此文有勇怯之別矣，故由左氏而言之，則晏子一懦夫也，荀息一僉人也，孔父因妻得禍，無形色之義也，仇牧至門遇害無叱萬之事也，贊趙盾之越竟乃免，託於孔子之言，謂篡逆之可未滅也，實許止之行殺，欲因春秋之書葬，謂亂賊亦有時而不誅絕也；貶宋共姬爲其由禮也，誣息夫人爲其守

節也：是皆明目張膽，與孔子爲難，欲使萬世之名節，墮地以盡，以文其貳君之罪也。

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鉅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權謀第九。

按：此與史記晉世家合，書序以爲平王錫文侯者，妄也，詳見書序辨僞中。

四嶽三塗。

權謀第九。

此與左氏昭三年傳同，蓋國語原文尙無五嶽之謬說。

古者，諸侯百里。

善謀第十。

此與今文諸傳記合，無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謬說也。

以上新序。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君道

周公踐天子之位，皆歆杜撰，以媚莽者，不足信。史記魯世家、列子篇楊朱，皆有竄亂，辨見古文尙書僞證。歆本佞人，其自作傳，經爲以左氏難向，向不能非問，蓋無父也甚矣；改易父書，以申己說，乃其常事耳。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君道

此皆今學家言，非周官六卿之制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夭爲

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成至矣。君道春秋爲明義之書，非斷爛朝報也；春王正月之義，二傳備矣，未有若僞左之無理者；詳見左傳僞證。

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

○ 臣術

辨見前。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建本卿大夫無冠禮，天下無生而貴者，辨見古文禮僞證。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貴德

按：八字當爲六字，公羊傳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左傳以六佾爲合禮，僞說之妄也。

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尊賢

左氏欲掩孔父之義，故云：孔父爲司馬，十年十一戰；又云：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百般舞文，惡孔父之爲君子而已；以賢爲不賢，倒亂天常，疑惑後世，且誣孔子自貶其正直之祖父，無怪公孫祿請誅以慰天下也。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竟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

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奉使此文本春秋繁露精華篇，蓋公羊家說；左氏唯不知此義，故於宋之盟，貶射孫豹爲違命也；夫春秋之義曠矣，曲學阿世之劉歆，烏足以知之？

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奉使

黍離非憫宗周詩，辨見前。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至公

孔子改制，應天之誼大矣，歆欲抑以爛斷朝報，蓋唯恐春秋之

道不滅也，其不著此說也固宜。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函州，齊曰青州。辨物

古祇有九州，其言十二州者，僞說也，辨見漢書王莽傳。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辨物

古經傳皆言四嶽，其言五嶽者，僞說或竄入也，別詳周官僞證中。此亦其竄入者。

大旱則雩祭而請雨。辨物

公羊傳：雩旱祭也，今文家說皆同；左傳龍見而雩，僞禮也。



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賁之命而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邪？其義之盡邪？辨物。

此春秋非常異義，所謂不可著之竹帛者也；漢大儒唯董仲舒劉子政深知之，僞左撫拾皮毛，顛倒師說，芟夷大義如草木焉，而以云義深於君父，不亦妄乎！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修文。

左氏此經無傳，左氏以爲卿爲君逆禮也。

春秋曰：正月，公狩於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麇。

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攫，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修文

此篇明言夏不田，又再釋名義，皆不釋獮字，則本爲三田可知矣；作僞者，以左傳之說躡入之，而不能彌縫其隙，蓋心勞日

拙矣。

觀此可信向書有爲歌竄亂者。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

庖。修文

三田之制，公羊傳兼采兩義，蓋皆古說也，詳見左傳偽證中。  
以上說苑。

按：向歆同校書；古文，向在前不見，歆在後乃見之，其偽固不待辨矣。難者曰：向習魯詩穀梁，漢人引經最重家法，則毛詩左傳向不引者，乃其家法之不同，非其耳目之未及也；釋之曰：向本通學，無家法之可言，故向習魯詩，而引韓詩外傳者甚多，習穀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節士篇「子臧」一條，即公羊之義；義勇篇「仇牧」一條，即公羊之文；如向果以毛詩左傳爲背家法，故不引用，則韓詩穀梁，獨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魯詩穀梁之外，兼引韓詩公羊，而不及毛詩左傳，則毛左爲向時未有，斷斷矣。且向書，時引左傳，其文

同而義異者，如新序義勇篇「晏子」事，列女傳四「伯姬」事之類，其同一事而文有小同異者，尤不可勝數；是向並非不見左氏，而與歆乖異如此；蓋向所采爲國語舊文，非歆改竄之左傳，情事最爲明確，而二千年無人細心剖析者，蓋僞書之難辨久矣。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

◎新學偽經考◎

宣紙 每部大洋二元  
報紙 每部大洋一元六角

著者 康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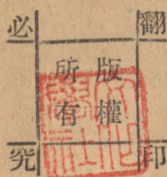
校點者 方國瑜

印刷者 北平文化學社

發行者 北平和平門前  
北平文化學社

電南四五八〇

分銷處 各省各大書局



# ○ 書 叢 學 國 ○

龍文札記	諸史然疑	崔東壁年譜	孟子事實錄	讀風偶識	崔東壁遺書	古書之句讀	周秦諸子考	韓非的法 治思想	正史考略
黃侃	杭世駿	劉汝霖	崔東壁	崔東壁	十二冊	楊樹達	劉汝霖	張陳卿	范文瀾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甲種 乙種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九角	二角	三角五分	三角五分	五角	六元五角 四元五角	五角	一元二角	三角	一元

書學入門	讀書法	嚴範孫手簡	書 範	儒墨之異同	寤語拾存	論詩六稿	賀雙卿雪 壓軒集	之研究	鍾嶸詩品	話箋證	人間詞
江藩	張之洞	陳寶泉	姚鏗	王桐齡	牛隱山人	張壽林	張壽林	張陳卿	張陳卿	靳德峻	靳德峻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角	四角	一元五	五角	八角	一角五分	五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 ●樂府文學史●

羅根澤著 … 每冊一元

樂府是詞曲的前身，是可欣賞的文學，極優美的文學，不知怎的人們多不注意牠？對牠作系統的研究者，這本洋洋八九萬言的樂府文學史，大概便是第一部了！篇中將樂府文學產生，流變，衰落的現象與背景，條分縷析的敘述得明明白白。

編者常歎現在的中國，文學家太多，文學史家太少，願意以文藝的志趣，史學的眼光，獻身中國的文藝之園，整理各種文學。本書係他在河南中山大學天津女子師範學院用的講義，幾次的修改，幾次的增補，真是很有可觀的吧。

# 文心雕龍注

范文瀾著 三冊二元七角

文心雕龍一書，探研文理，窮高極深，古來論文之作，雖浩如煙海，而精微博大，無有能及此書者。惜流傳既久，不無誤字，文義奧遠，通解頗難。舊看黃叔琳校注本，在衆本中，固爲最善，而紕繆簡陋之處仍繁，未能饜學者之心。范文瀾先生研讀此書有年，校注非常精審。本社近得其稿本，亟爲付印。上冊係文心龍雕本文，搜集校本至六七種之多，可謂盡善盡美。中冊下冊係注文，計有三十萬言，無不確切精審，盡闡釋疏通之能事。凡有志研究中國文學者，應各手一編，定能得左右逢源之樂也。

# 人境廬詩草

平裝一冊一元二角 \* 精裝一冊一元五角

黃公度先生爲近代第一詩家，其詩不

拘古人法度，而能兼前人之長，富于新思想，而爲詩界開一新紀元，其精緻處，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人境廬詩草，尤爲其得意之作，現經高尤二君全部校點出書，爲本書作書面的疑古玄同先生說：『公度之詩，無論從新的方面，或從舊的方面去看，都是價值很高的，而其書今近絕不可得，把他重印，真是莫大公德。』

爲本書作插畫屏畫多幅的名畫家，豐子愷先生也說：『我是最喜歡讀公度的詩的。』

贈給本書許多有趣的集外詩的董魯安先生說：『人境廬在近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世有定論不必多說了。』

董魯安著

## 修辭學

一冊一元

崔東壁著

## 洙泗考信錄

一冊四角





A541 212 0008 99698

# 中國文字學概要

賀凱著 每冊六角

本書以文字「形」「音」「義」三

者摘要分述，爲一貫的研究對象，更注重文字的歷史性及新文字學理論基礎；「古」「篆」「隸」「艸」的源流變遷；「韻」「紐」「等呼」「反切」的起源讀法，均用淺近語句分解明白。引證舉例，顯明有趣，以免學者乾燥之病。每章附加問題若干以備學者研究，實爲高級中學師範最良之課本及研究文字學入門必讀之書。另有專著參考書以供研究。

## 文字歷史觀與革命命論

李中吳選集

中國方塊字，已經成了嚴重的問題了。自國民政府大學院於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便成立了堅固的定案。惟明瞭漢字改革的理論者還不十分普遍，所以有是書之編集。是書所集者，皆極有價值之作；其中如蔡子民吳雅暉疑古玄同黎錦熙傅斯年諸氏的文章，尤爲聲響絕倫。此外更注重從歷史上觀察文字的趨勢，詳徵博引，琳瑯滿目，極其精細之能事，絕非幼稚空談之論所可比擬。國學家讀它可作文字學的參考；教育家讀它可知中國教育工具（漢字）的低能。它又是國語宣傳者的鴻範，文字革命者之寶筏，不可不讀。一般民衆凡日常與漢字相見而欲知其構造，來源和趨勢。尤不可不人手一編。

每冊一元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

偽經考

報紙 每部大洋一元八角

著者 康有為

校點者 方國瑜

印刷者 北平文化學社

發行者 北平和平門前  
北平文化學社

電南四五八〇

分銷處 各省各大書局

必		翻
	所 版	
	有 權	
究		印



